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八

四明樓

鑰大防



啟

謝發解啟

決戰文場喜慶大敵策勳計啟幸儼群英心既
歎然顏之厚矣竊以真主嗣臨于萬國宸心經
畧于中原紫髯將軍撫劍之秋豈白面書生正
鼓篋之日然用武必有文備當修德以來遠人
况一士可以止百萬之師才古可以賢五千之
騎寡旗斬將者特匹夫之勇敷詩閱禮者乃元

紳之資丁字徒知固難處強弓之右毛雖可用
當爭雄大劍之關得奇才自足有為用真儒必
將無敵爰命郡國選修潔之士且使鄉遂獻賢
能之書廣敷路以取人材詔直言以增士氣將
取布帛之賤以為特相之儲卓萊期王佐之才
畎畝任天下之重坐使有志之男子差為無用
之塵言附鳳翼而攀龍鱗或起功名之頌擢解
角而援象齒始膺藻鑑之求如若賦性沉昏
受材樗散率家声之未遠冀世業之永傳誓收
黃卷之功益振青箱之季十載空隨于奉子一

言未信惜于有剛良弓之子必為箕有自來矢吹
箏之門而攻瑟如不好何欣逢不諱之朝深惜
雄達之會一鼓作氣已為勝敵之謀三年不鳴
期遂驚人之舉反奏功于里選僅廁迹于行間
雖叨鸚鵡薦之書猶愧鵬飛之化沙礫已日于在
後駕駘敢望于爭先靜惟賤士之振茅實賴大
人之雅教茲蓋伏遇官才高今古名壓縉紳
久居喉舌之司卧治股肱之郡愛民如子惟忠
厚以待心遇事生風信精神之滿腹天子思大
夫之國器布衣求吏部之門生遂使庸愚杰與

猶擇。敢不益嚴筆陣力淬詞鋒敵免畏于萬
人伯當成于一戰鵬在秋天之外已借高風魚
欲春浪之中更資餘澤

謝省闈主文啓

薄技中程豈謂單絳之誤上恩從厚猶需未第
之榮請言僥倖之由實自生成之力德無所報
感不知言竊惟選奉之以公本朝為盛科條之
備今日尤嚴凡群試于有司當守遵于成法未
問詞章之正拙先現品式之從違苟有一毫之
差必為終篇之累惟時公諱尤異常規雖在

祖宗不致山川器業之廢然為臣子當明辭勢
秉机之嫌著之甲令以謹臨文之疑揭之棘闈
以備人門之問僅偉度之不中宜衡鑑之弗容
自非詞華驚絕代之工議論知古人之止又安
得特加枚抵曲賜甄收既寬引賦之誅仍玷主
文之選如今者伶僂無取坎壈數奇猥承晉漢
之餘期紹其裘之業念鍾登桂籍者已三四世
而不書雁塔者幾數十年幸思第之昆弟照飛喜門
庭之少悵朝修世季益勵家声濫由鄉老之書
來赴春官之試孺子不謹常約日而後期窮鬼

為妖復轉喉而觸諱問山犯名之二者猶有不
孝之愧書馬身尾而四者尚懷譴死之憂矧明
見于條章乃自為于鹵莽深慮布帛之賤不勝
缺缺之誅敢謂巨公曲成孤立累去片言之失
力收一日之長委墮甑于道中已甘絕望取焦
桐于爨下矣賴知音既援例于先朝遂飛章
于清禁異恩俯及同輩皆驚雖不能豪奪于錦
標然固已危踰于華袞三神山上人憐不及于
鱉頭于佛經中自愧得附于驥尾追量叨冒良
有寅緣茲蓋伏遇上官正始名流開元故老公

車謹議身秋霜烈日以爭嚴召駟重來快鳳凰
景星之先覩假道蓬山之二主盟蘭省之中允
屬品題莫逃藻鑑雖小善之占必以錄盡收天
下之英雄而斯言之玷不可為尤費筆端之造
化遭逢若此稱報謂何敢不痛自激昂益加
詳謹對千人而不犯顏尚友于先儒號一莊而
復荒器下同于流俗誓捐項踵以報丘山

謝試中教官除温州教授啟

執試棘闈復售詔文之技庇司槐市誤叨分教
之官慙無黃絹之好辭偶中青錢之妙選幸踰

約王表愧益情涯需以序序之與人倫是賴郡國
皆立王化允先德以能修泮宮致一時稱其多
士子產不毀御較蓋千載以為美談在西漢李
唐之盛時有文翁常衣之循吏變蜀郡如東魯
至司馬氏而昌其文化七閩如上州有歐陽生
而為之倡是知自京師而首善亦必崇鄉黨以
厉賢惟我皇家歷參古制開季宮于四海延
師席於諸儒慮擇士之或遠復設科而俾試放
之經 識命之賦以現其材人寡鑒精礼
優選遊雖中兩司之意必兼孝子之長如少者

術業空疎詞章骯髒受過庭之教敢言康鼎之
解願習雕蟲之工唯及温生之又手比幸登名
于蘭者夫何困迹于銓曹念曰季子之未蕪幾此
途而妾進操觚染翰是皆已識之才歟技趨風
成望非常之遇願如彛質乃身英游方期六鷓
之迅飛敢謂雙鷗之連中獲高場屋之餘習復
逃川縣之徒勞載雕永嘉名東浙鰲頭屢占
在紛、白袍之間黌舍宏開無青、子襟之廢
苟非儒匠唯立文盟好為人師素守孟軻之戒
此非子坐恐招有若之議念得寵之過優復乞

家之不遠無非曉傳端有寅緣茲蓋伏遇上官
旋幹化權主張吾道內外治陶萬國之泰治
和小成大成仰贊一人之化育善類悉歸于真
宰危蹤尤累于洪鈞久憐書馬之愆款收置于
門下茲試不龜之樂偶獲身于選中亟與除書
實由大造之敢不益堅素履不負初心予不如
務師曾何知于善誘教然後知困傾敢忘于自
強庶上副于眷知以少圖于報效

陪鴈塔之題恍如昨夢以禮堂之選猥徒後塵

荷委既之存臨媿馳誠之已復恭惟上官性天
爽曠才地高明筆陣推鋒得雋庠膠之彥儒林
振藻飛英俊造之科尚淹三館之遊俯作諸侯
之客一方士子固已樂吾教中當路薦書皆歆
出我門下倚間嚴召徑挹趨除以託契已深承
顏不遠此非子坐止慙温放之稱必有我師全
賴告新之益

通添差教授王大博啟

貴與鄉國曾叨推轂之知容授侯邦允得樞衣
之使撫躬喜甚刻牘先之恭惟上官賦就西都

若高天館文章換桂再登俊造之材閭闔排雲
首上治安之策詔開言路章交公專英詞獨徹
于細瓊象語龍踰于華家先主入太季方將育
天下之英材廣文雅冷官何乃為諸侯之賓客
俯從新制大屈公言風引仙舟雖竟三山之暫
遠雲重鶴翼會看万里之橫飛少歎傳家長
而惜季開門覓句愧無癸田之稱仰屋著書空
有醬瓿之謂均藉鴉章之薦遂以鳴塔之題不
到七年待吹之運但喜一旦同寅之幸豈止日
沾于高腹腹要當力種于黃趨既非中行待我以

眾人方謹舊恩之報如使西河疑女于夫子唯
逃良友之訖

通太守曾吏部啓建

恭審疏宥宸庭承流侯服居若庇帷因不欣愉
竊惟左制之興區狃以永嘉為名郡人才俊發
接王謝之風流地望推尊控甌粵之衝要海物
惟錯主齒日繁屬歲事之多虞致天災之代有
颶風駕浪厲衆為魚烈火焚燼一昔而燄八溱
七旱田野無以為生几牧十羊吏民疲于奔命
闔境告病虞表詢頌夏止籍虞升鄉為開錯節不

有藝渤海誰治亂繩既入奏于明光諒疾驅于
達道恭惟。官東珠照夜銜玉懸珠李自得于
家傳美蓋由于世濟矧惟我家衣冠之盛無如
曾氏開闢之高閣嶠勳名譜相門之清議南豐
術業擅昭代之詞宗未若于門卓稱江左牙
兄輝映競馳雲間日下之名門戶熾蕃遂為津
底崗頭之族頌如偉望^立上要津早曉使者之
星來近長安之日握蘭塞勿銓衡無同滯之嗟
听棘平反囹圄有屢空之效暫從均逸^也畀于
蕃將使官府復見于太平閭里^也盡銷于愁嘆^也

齊國之政諒無五月之淹趣曹相之舉即聽三
公之拜。李不知道才非^喻輪人偶需末第之名
濫作諸侯之卷敢圖會遇獲事賢明歡寒士之
親親託千間之厦順下風而請敬持一瓣之香

通太守莫給事中啓^清

恭審崇膺宸誥起鎮侯邦瑣闥需賢特復甘泉
之旧左符共理暫為滄海之行先声所加衆聽
皆聳恭惟。官李該四部文擅兩科渾然金玉
之相凜若松筠之操經綸自任直特奉明主于
三代之隆雄挺不回信能立懦夫於百世之下

編藏既久聞望益高猗由直道以致身自結凡
重之知己據書東見徑騎瀛州季士之聯典奏
南宮已有鳳閣舍人之樣上方修明號令鼓舞
華夷爰念制詞思復深淳之體律求鄉列首推
宏博之才俾代予言仍奉內相夫述作多出其
手豈惟復見于長楊近韶詰自為之文端款上
規于姚妣還直璫吻之秘進趨鷄戰之場更藉
剛方之資為專封駁之寄危言造膝嘗有志于
回天勁氣逆鱗曾不難于去國坐令時論之推
重惜無諫列之拜章退安香火之祠自得林泉

之樂惟永嘉之古郡東瀨之奧區乃命承流
以遂均逸一麾出守肯為顏步兵之詩五馬日
隨姑尋王右軍之舊剏高門之若勝者此地之
聲華南院世官猶有甘棠之遺愛阿連客授尚
存絳帳之餘風自聞成命之律須惟恐使君之
來暮山月改現城郭增輝地控甌閩止有資于
韜略道傳伊洛尤仰賴于範模第恐廊廟之資
尤被冕旒之眷賜環在迓豈容皂蓋之行春視
草廩中復見金蓮之照夜遂聞大拜以佐中興
季不知方才非可用末科廁迹自憐書馬○

慙再試得官又笑盡蛇之贅敢恨八年之家食
第慙多士之主盟好為人師真成不遇此非子
坐日恨弗堪仰子騎之鼎米幸二天之在望飛
鴻遵緒咸歆姬旦之歸方泮水采芹猶喜魯侯
之戾止

通邵通判啓

別駕功高夙仰聲華之茂廣文宮冷幸依庇蔭
之餘念行隊于趨鳧詢敢稽于饋鯉恭惟官
風儀峻整政術高明試以劇煩井井有條而不
紊遇諸盤錯妖、游、以有餘矧是永嘉甲子

東浙地望控甌閩之要人才取王謝之流正資
賢治中以佐明太守撫摩彫瘵振起教條稔聞
五月之教成盡出二車之力贊少展驥足不妨
風月之平分入選鶴行會見雲霄之狹步、春
非適用李不知方雖記問以尚疎在淵源而何
有謬司芹泮偶及瓜時樂英本而教之困知所
樞事大夫之矣者 危得所依

通趙通判啓

題仲奉之興凜先声于海嶠問馬駝之帳竊大
庇于霽天仰德既深邇風知幸恭惟官派分

銀漢秀挺瓊枝撐腸富万卷之書落筆掃千人
之陣儒科振藻仕路斐英排錯節于笑談破大
觚于俄頃歎合江之桃李邑人猶見于去思依
出幕之芙蓉府主但聞于坐嘯春茲名郡密迹
行都屬頻年有飢饉之災况比屋被焚瘼之酷
公私窘匱民吏彷徨方欣郡政之一新更喜治
中之再至湖樓風月豈惟景物之奇身春草池
塘全見精神之相改未播海圻之詠佇歸禁閨
之班才不及中季非語上淵源有自敢謂好
為人師教導未明政恐此非子坐不圖幸會獲

在悵闔境傾心想望二車之風采冷官修敬頽
通記室之姓名

回錢歸參啓伏

久矣向風恨無半面之雅茲烏聯事幸逢三語
之英拜復非違捫心知慰恭惟以官清姿冰潔
與季淵深玉笋瓊巽壓倒乎人之筆身藏綢帙
讀殘萬卷之書淮山小試于西山海嶠更煇於
阮掾微市無擾來賦池塘春草之詩兄弟聯飛
行健鵬鷲秋天之武以家傳雖久客授何堪喜
聞都騎之來遂窈灵河之潤朋緘委貺驚珠璧

之暗投短續陳誠愧瑤琚之匪報

回瑞安胡縣丞啓

一行作吏敢與獨冷之嗟再轉為丞喜見真清
之彥高調先辱謙德有光伏推之官澤底名家
雲間妙養仕途詳練兩淹黃綬之司薦口闌翻
果上金閨之籍謂宜濶步徑登要津稱兩道晴
又聽下邳之論事哦松掃竹不妨藍水之風流
想登仙由並假道、官游無取容授何堪騎
驥方來將快爭先之觀減書敬達少陳未見之
心

回陳司戶啓

芹宮客授慙博士之不治槐笏官存喜參軍之
稱絕聞風久矣拜賜雖然、官理憲精深詞源
淵奧早射廣庭之策合窺藏室之書誰謂偏州
乃淹賢掾俸教寡膝火固非京兆念珠曹吏事精
明共看琰之霹靂虛手高才如許迅召何疑、行
遂同寅庶几承教日候入疆之告忽驚將命之
臨廣文冷官雖有聲名而何用孟公尺牘但知
藏去以為榮

回前寧海沈主簿啓與傑

沈在秦師垣館下登第峻駿放不復仕

竊伏海隅久厭斗南之奮官游仙里屢聞月旦
之評首勒車騎之臨門更有大書之銜袖芳謙
過矣自視缺然一官涖泳聖涯翱翔藝苑振三
都之鼓吹韻五典之笙簧漢閣括賢貴人欲出
我門下竟借賜第天子謂人吾選中一官猶恨
于樓鶴萬里忽嗟于退鷁雖當邪正初分之日
乃有疑似唯明之人初得喪苟無愧心雖聖賢
未免流議沮魯如臧氏之子能使予不遇於于
齊主侍人惜環好事者為之也科第空傳于拾
芥功名高視于浮雲敢收還四海之虛聲自作一

卿之善士尋伊洛之故步窮沫泗之遺徑仰屋
著書期立言以俟君子關門覓句推殘膏以少
後人坐歷十年事更几變沉舟而閱十帆之過
剪翮而看百鳥之翔公論自明識者增嘆汾、
餘子蠅營雖見于復還落、高懷馬喪安知其
非福然而休期難再大器晚成安志結沒之心
肯起孺鞍之志、晚生無似容授何堪久懷望
履之私未遂升堂之快掩關却掃素欽靜退之
風忘年定交猥及庸虛之子烏有瓊瑤之為報
但驚珠璧之暗投誦廣文官冷之詩喜遇同襟

之客讀東陽郊居之賦會水撫掌之歡

回永嘉徐主簿啓

孺子名高方屈臨于簿詞廣文官冷乃先辱於
緘騰摛詞粲然為禮過矣伏惟一官季耽八索
識洞几流提筆以赴文場前無堅敵彩纓而遊
帝所自致魏科精金百鍊而愈剛良玉三獻而
後售宜在瀛洲之選往覲歲室之書俯託鸞棲
尚澄鵬運高士不為主簿雖曰徒勞君子不卑
小官何妨行志今聞妙擢徑上要津一晚出無
聞散材烏用黃卷自樂豈敢好為人師絳帳方

開止恐此非子坐他幸佳郡素多矣僚康衡昂
來可共說詩之樂鑿齒一語便勝讀書之功

回瑞安林主簿啓

宦游伊始方淹枳棘之棲客授無堪徒覩兼葭
之倚先聲疎甚華翰先之伏惟一官人物粹夷
天資爽邁寶甘棠之芻自有家風讀牙載之書
盡傳世季卜試勾稽之取倚看趣召之行外久
矣聞名茲烏同事高士為主簿固知公議之未
平廣文徒冷官但喜疎蹤之有託

回平陽李縣尉啓

登漢庭之第猥繼英游訪吳氏之仙更逢隱吏
方謹先声之伺遽勤華翰之頒恭惟官李有
本原辞無枝葉論議醇正所得蓋自于名儒氣
貌粹温不問已知其長者騰竦合登于要路駿
寒乃就于尉曹不止警捕之僚會膺召对之宠
一家傳雖久審授何堪逢君子之僚已伸素願
篤年家之好尤激豕風

回郡庠啟事啓

冷官無取豈敢好為人師佳士有聞不當列于
弟子伏惟人性天俊茂才地高明玉笋瓊杯

壓倒于人之筆牙籤錦帙讀殘萬卷之書三年
已見于驚人一第何足以混子倚現奮發自致
功名久矣聞風欣于謙掄辱貽書之加寵款
陳義之甚高喜荷之私敷宣固既

通交代徐教授啓

讀雁塔之題久歎聞望典贖堂之教後身交承
既慙揚批之在前敢俟及瓜而受繼通名伊始
修好在茲恭惟官李造奎涯文高藝苑評彼
處士孺子宜勸為光求之古人有功未見其比
能似鼻祖今惟目孫既已飛英声于千佛經中

固直追後游于三神山上何為歷歲執就冷官
惟此邦餘王謝之風而多士知伊洛之季正有
資于模範俾亦究于淵源君子之高英才是誠
所樂諸公之登臺省全見國林同風脈家傳偶叨
容授望親庭于咫尺較吏考之毫釐曰冀先
聲得遂掃欬之志碩瞻清峙用寬仰止之心

謝除剛定官啓

投誠思地倍頌大治之陶鑄定法清朝俾身有
司之筆削容附声光之末親承約束之歡榮喜
交深凌兢業甚竊以國家備百王之制章程立

萬世之規小紀大綱秩然有序竒請他此感以
滋彰肆當核實之朝爰奉久虛之典宏開書局
共議邦條上勤元老之尊坐摠群言之首假刪
詩定書之目以名其官凡摩研編削之流可知
其選豈容濫吹有玷知名如一者才不適時資
非近道雕蟲何取謾成童子之虛声書馬有懲
几作詞場之竒崇敢嘆十年之不調但知三省
以加勸德之不修夸方圖于為已斯未能信任
豈專于為貪乃因容授之行益究家傳之旨力
考淵源之所自務求數季之半功抱素志以自

憐度此生之不苟竟緣色春來叩化鈞環三獻
而孰知鼠五技而成拙庸正人之壘聖用於寒士
之滯留謂當在藥籠中必款出我門下誦佳句
于百僚之上有味其言待長綆於千仞之難不
遺餘力卒令弱質亦入化爐雖知隔仙府之几
塵猶使及天朝之運化適承人之復廁英游自
為之謀不過于此茲蓋恭遇一官主盟公道厚
禮人材翊贊九重不顯彌綸之用精白一意曾
何適莫之容然無私乃能成私惟不德是以有
德如弟兄之不振荷造化之特深之遊顯以文

之身著以功敢言競樂公山用于前王禮擢于
后笑出殊私一敢不益勵廉隅進修職業奉教
事以恭紹何敢自欺慕國士以報恩豈容弗勉
回唐狀元啟騷

清禁傳鳴喜聞第一之選長城委既更驚駢回
之工恭惟一官季賦富三冬才優六館馳雋声于
藝苑承一門詩礼之傳奉大對于昕庭為四海
英雄之冠賢閣增氣皇社重輝蓋從臺閣以問
津會見功名之發報一頃由殿幕先揖辭華傳
尼父于季孟之間愧叔衡之非據奉公孫為賢

良之首仰天鑑之獨高敢意謙搗反為哭謝

通泐東安撫李參政啓房親以下凡首通判
召所任內

便親承外仰蒙化筆之餘貳郡之官適在帥垣
之下依仁著自稟令無譁敢修大府之恭庸効
山夫之智恭惟以官與邦哲臣名世真儒以平
生不欺之心為古人有用之季澄之不清清之
不濁儼然公輔之資來非可招去非可麾卓尔
朝廷之望至公待物直道持身詞色不以假人
毀譽未嘗經意上以此信于人主下以此服于
衆心又為朝夕論思之臣遂登夙夜宥宥之任

進參政柄實錫宰司豈惟奉養之微曾不改于
儒素若其酬應之確了無間于厥疏為曰不能
各隨器使雖有浮競自應意消故固是不容動
搖而朝列為之肅請坐鎮雅俗遠追謝安石之
賢共致太平咸望楊公權之相既明且哲善始
以終出毀大邦寃公秘斂七州訟理民亡恨于
田里之間數月令行人自得于湖山之外雖少
留于蓬島曾不遠于長安會間袁浦之婦亟止
鈞衡之拜以登門最晚辱春惟深涉筆今拜願
何知于八律兼官玉牒曾弗措于一辭叨陪典

領之嚴備費生成之造令聞半判許置外負幸
下考之再書授新制而三請匪蒙深照焉得此
行望故里以非遙奉安輿而在即獲承救水之
養人出丘山之恩展驥無堪徒以負乘而憎塊
登龍未遂尚須假事以有行愛日方舒寒威時
効領為宗坊之重益精茵鼎之調

通吳給事啓

甘泉宿望久懷希驥之誠別乘兼贊貴書有登龍
之便敢修素削以代先游恭惟官命世偉人
奕邦哲匠才雄方失而待之以止名滿四海而

取之甚康出入兩朝周旋三紀選部翰典銓之
鑿瑣闢高批勅之風劇寄屢闈外庸尤著侯邦
訟理民舉安于田里之間帥閭令行人自得于
湖山之外掃蠹原而略盡清狡冗以一空不惟
所去以見思抑使所居之官大乃守東山之志
屢賡彭澤之辭均逸祠庭犹俾斯人之材望告
歸神武直將身世以相忘容每千巖之中傲觀
群相之表凡烟霞勝絕之地皆杖屨徑行之區
不流水而上青山固知是適身赤城而名絳闕
豈得長閒况資元老之壯猶將任旧人而共政

丘壑鼻夔衣冠巢許民具爾瞻股肱蕭曹腹心
良平公其母遜某晚生無心薄宦徒勞涉筆金
輝倏更三載兼官玉牒弗措一辭惟父母之年
益高念救水之養多闕偶逢新制適契初心得
請治中特遂迎親之樂強顏負外未知貳郡之
方幸門墻之足依信典刑之斯在使獲附声光
之末未如見在人儻粗傳土直之餘願為弟子炎
威方熾仙德獨清頌茵鼎之茂調為宗祚而再
重

通韓運使啓

伏審拜恩天陞特漕日歲龍馬負圖久寓邃殿
之直木牛輓粟允資幹運之才九隸部封奉深
抃蹈恭惟官東珠照夜衡玉懸秋赫元勳
具載鼎彝之刻言餘烈尚存帶砺之盟仰昆
季之橫翔見門庭之益振竹樓赤壁增大江形
勢之雄構李嘉禾偉近輔恩載威之洽別蠶原而
俱盡掃狡穴而一空齊民欣冬日之溫光吏凜
春水之薄矧是外臺之重適當虛席之初肆求
能臣乃擢賢守惜借一州之歛惠俾列郡以現風
問津清禁之途接武昕朝之列致身自奮行身

嚴徐之集活潤有餘小試管蕭之亞不勞鞭朴
坐致錢流便登簪橐之聯俯慰縉紳之望。行
能無取季術尤踈涉筆刊章顧安知于八律身
名史牒曾弗措于一辭唯親年之益高念色春
之多闕偶逢新制冰倅偏州乘馮双鳧顧何知
于多少懸疣附贅適有愧于駢枝莫知闕缺之
宜幸屬按臨之下顧廣万間之大庇俾露九里
之餘流長驥何堪徒以負丞而與歎登龍止阻
尚須假事以有行

回王主管啓錄

東閣同趨曾蒙顧蓋南州半刺首辱飛緘瞻高
德以非遙荷謙光之過厚恭惟。官神鋒秀整
筆力縱橫允紹家聲善室甘棠之芻親傳世季
盡讀牙籤之書蓋上躋途以據雅志依芙蓉于
边徽俄賦歸成奉香火于仙都始為自適止恐
精金之價定不容美玉之價減。佐郡無堪望
門自喜曾暑行之疲甚媿瑤報之闕然

回寧海揚知縣啓烈

蝕粟周行力圖補外贊員別東恩許便親喜同
事之相依荷貽書之光辱伏惟。官調場前輩

聖世名流樓板海邦藉甚一時之望來芹泮水
蓋從三館之述尚為墨綬之淺小駐青雲之武
循良所在登用可期惟慕願之已深喜瞻承之
伊迺縱橫老筆嘆才氣之增雄踔踔征塵塊報
章之弗稱

回石司戶啓 宗昭

聞公子之名踰于十載識荊州之朝始自去秋
既服持衡之公更蒙顧蓋之好茲求佐郡深喜
為僚素知三語之無同未省千人之小異何貽
緘之先辱竊以徵之將歸喜不自勝言何能為

伏惟一官季期千古用適于今高挹儒科振家
聲于奕世首為戶掾賢郡政者素年豈容州縣
之勞余登臺閣之選君既不為駢儷之諛語我
亦款言去就之私心自惟無堪願將焉用三尺
所出四年其間用之則行捨之則藏詎敢論古
人之懿往而不返入而不出要皆非吾道之卑
惟親年之益高愧色養之每闕每切望雲之念
惧辜愛日之誠幸不考之再書授新制而三請
置之員外處以治中豈求半刺之權授止恐負丞
之請至川之異自異或恐未然蒙莊之才不才

未知攸處既逢直諫之爽良佩切磋之規質下
之先請益為便凡此他當知之事与平生有用
之言不鄙其愚願悉以教

回添差錢節推啓慶祖

慶以治中自懇無用置之員外所白適洞喜傾
蓋之非遠荷貽緘之光辱伏惟官家声赫奕
性地繩明早聯紳笏之華未快雲霄之武六月
而息欲為擊水之遊三年不鳴必有驚人之一
暫煥燁畫來佐賢侯不移桑梓之邦徑入芙蓉
之幕全聞交薦別遂超逸茲叨佐州甫及視事

一笑莫逆俱為駢梅之流同官為僚尚持新金
之義

回寧海方知縣啓果

附驥同登恍如昨夢飛鳧來下忽听先声方懇
佐郡之無堪深喜為僚之有託伏惟官性資
通敏問學邃深屬辭甚工屢得文場之雋從政
何有慶斐仕路之英既通籍于金閨聊假途于
墨綬惟茲海縣本四明有台之間父邑入有
卓茂魯恭之望矧叨風翠尤切寸心辱華翰以
过優愧短章之匪報

賀明州范參政啓成大

恭審謁起相臣推分制闡九重前席方深共政
之圖千里寰帷暫屈于蕃之寄山川損改躡令
鼎新九屬按臨奉增杯舞恭推以官儒林师表
全代宗工英主有為出際五百年之運嘉謨允
合遂超九萬里之程羽儀天朝金玉王度演綸
秘擬追還盤詰之風抗節殊鄰平絕言戎夷之氣
威名日著宸眷隆謀元帥于西南愷皇灵于
徽寒令行八桂世祚伏波銅柱之規滂浸兩川
人服武侯羽扇之畧進參奏格光輔太平邇碎

丹陛之風雲高蹈石湖之林壑奉身而退與世
相忘鸞名滿弄印之初喜元老賜環之速首頌
帝綽併護瀛孺姑為試馮翊之行了無薄睢陽
之志仰体 皇上憂綏之重俯矜民生凋瘵之
餘叱馭徑行不待東方之千騎望塵雅拜欣逢
刺史之二天傳鎮撫之先声極撫摩之至意吏
民相賀知有所依日月之間坐以無事輕裘談
笑澄輪海之鷺瀾健筆流傳播雞林之佳句盡
浦愁歎條變謳吟諒課最之易聞恐公歸之難
緩台星西：重現齊色之祥泰山巖：式副具

瞻之望之風切鈺治久去門墻贊負于茲阻奉
維桑之敬賜復之下矣云擊板之間尚為假事
之謀少遂適風之願敢憑虔讀款叙勒誠盡執
靖深薰結和暢初為冕旒之眷益精茵七之調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八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九

啓

四明樓

鑰天防

謝除宗正寺主簿啓

容臺列屬方驚出命之從天宗寺句稽更許引
嫌而易他事應如響人以為神倍均致曲之私
益戴不賞之賜伏念頃持孤迹入玷周行叨
金科筆削之司三歲于此身實襟討論之末載
職最優念親年之益高思色養之多闕偶逢新
制幸遂贊負天台四明吾家山之在望治中別

駕奉敕水之餘歡用更二考之書復捧三州之
檄苟逃吏責來赴朝參登光範之門始尋故步
索長安之米甘作時人素蒙一顧之隆重辱千
金之諾屏身逆旅妾意洪鈞不圖信宿之間忽
被生成之涯方群才之競進或參月之曲留是
何庸愚首勞記軫俾居制作之地得以周旋其
間雖公府無私諱之可疑而人子有至情之當
隱范蔚宗謂郭泰為大司馬迂以趙談為同彼
雖千載不利之書亦有一時隨直之例矧從先
止有近比而律經端為此文非敢為循牆之恭

姑以避入門之間存勤敷奏許以徇私再窺天
派之慶源悅若華胥之昨夢輕舟浮海方虞風
引于三山零雨自天終賴雲興于四嶽茲蓋伏
遇以官聖時問氣王佐貴才進退百官而坐廟
朝恙從公論總領中職而稱上意專幹化權矜
雁塔之舊題惜龍門之下客遂由遠外徑被甄
收以敢不仰首厚恩服膺高誼况獲唐典領之
下尤得附声光之餘譜磐石之宗益加修纂國
士之報誓竭疲駑

通溫州交代沈唐事啓 樞

以下三首知
溫州任內

偃藩滄海真有古方伯之風易鎮溫陵屬示東
諸侯之勸乃容賤子獲繼後塵敢言一月之間
自奪五雲之旣偽謙甚矣瑞分陳然恭惟一官
學貫九流氣高八表天分已超于九品心傳自
得于遺經儒道真泳聖涯信師友淵源之遠穿
天心出月脇仰文章黼黻之上首振臺榭早膺
壽躋游居宰掾遂涉禁途儲察推高皓之賢朝
望出漢庭之右粵從壯歲已著外庸使節帥垣
凜威名之統在閩山江國懷惠愛以如斯彼瀛
孺未識于旌旄故上意特分于符竹教條所及

掃校穴以一塞政務日清剔蠹原而欲盡暮年
而變百緒皆具精力如黃穎川而事不煩方略
如薛馮相而用自者撫摩多暇賦詠流傳繭口
錦心在昔接王楊之舊風樓月觀從今齊沈謝
之名忽傳舜詔之頒更與眾麾之重佇宜歸奏
別拜褒廷刺史之為三公盛存故事人之往論
一相用佐中興伏念晚出無堪直行自信者
血氣盛疆之際不能大所居之官寄引父兄憂患
之餘豈復有敢為之志茲叨郡記遯迨戒期雖
懷烏養之私未識牧民之体仰惟舊德常拜下

風庭內芝蘭已見朱幡之賢守門前槐事居多
黃閣之名臣望重儒先年為父行退慚孤遠敢
謂交承瞻之在前知堅高之可慕當思平復豈
奔逸之能追尚須修敬之初躬請告新之益暑
風清 燕寢邃深 翰精茵鼎之調仰副冕疏之
春

回瑞安吳知縣啟

未禱就近未知郡太守之宜墨漫暗民止洵邑
大夫之助同寅為幸良覲非遙伏惟 雲壁水
勝流桂林秀士 飾章繪句登騰場屋之名錯節

盤根尤藹晉仲之齋尚淹閣步俯就從旁已報
政于羅川更定入于安園一同何幸獲依明府
之仁三異有聞行應清朝之選 一 疎愚自信憂
患何聊忍為双旌五馬之行款訪孤岫中川之
日人情物態雖曰素譜吏事邦條正資協濟曾
未馳于尺牘乃先辱于朋緘欣荷良深敷宣因
既

回沈主簿啟 吳傑

別十五年朝復為李君之御官二千石又獲在
鄭公之鄉入境之初飛緘未暇不圖前輩先辱

英詞伏惟人官厚德鎮浮高風立懦蚤勤季殖
視富貴若雲然晚悟性真置功名于度外笑孟
嘗之下客為義皇之上人以濟南伏生之年抱
西河子夏之疾隱居求志之士吾見其人焉安
貧無道之賢蓋僅有存者行見鶴書之聘仍如
鳴杖之扶乞三考之格言為千載之盛事人吟
因客授獲與英游茲叨銅竹之分方厚金蘭之
好後雖一本惟忠告之是求束帛十端懼寡聞
之貽請敢俟及階也而相師竟便肯綮林下以
拜德公

回楊秘監啓

壇 猥自佐庠謬參外府兼史牒討論之職皆借案
壇 吹借之私重問甚勤搗謙良渥再念一登木
第曾因公諱而退飛三入容臺率以祖名而引
避離口周人事神之象亦惟窮鬼轉猴之妖敢
因修謝之餘併發自公之 辱依益功聽叙美
彈

回王原父主簿啓

頃傳新作志慙妄正于雌黃茲荷勞謙喜再來于
天素至期遠到季有雋功魯日月之幾何覓詞

章之頓進伏惟官才由天身業本家傳孔鯉
過度素佩李詩之訓相如入室肯希用賦之圖
既決世科浸登官路移平昔窮經之力為一時
應用之文今日侍親既供子職他時遇春可代
王言尚云老馬之智專不鄙雕虫之技小謂白
圭之玷固曰可磨而清濟若亮豈知無有不量
衰朽輒指纖瑕非惟款禎于聰明抑亦頓加于
砥礪今則下語俱當屬聰更工回念旧編如出
兩手雖未至甄、零雲之氣然已有吐、過人
之風盱衡以觀刮目相視要知駢儷之有体不

必怪奇以為高既不肖窈于边幅之間又不為
施之節廟而駭文從字順意足氣全苟進季之
未央諒斐英之有助若如勸輪者須得手而應
心此若持衡然慎俯首而至地果或亮我尚惟
勉旃

回李希岳先輩啓

澤底名家素聯粉社雲間從春未覲芝眉辱華
翰之光臨喜高詞之報見伏惟人天資近道
季力過人錦口鏤心期赴功名之會金昆玉季
已蜚揚堂之声豈大才之未逢何小敵以犹眩

然焚舟而進者有決勝之志手劍而盟者乃敗
北之餘試看今日兼朱駟馬之流多是前舉舉點
額暴腮之輩會見出一隻手竟肯取第二等款
大振于家風惟益修于賢業自慙朽拙莫助掀
騰輒馳誠以附鴈足之還方洗眼以俟龍頭之
選

回張子定教授啓

謝作辨虛跋

虛以擬元仰儒先之述作言不盡意冀季者之
發揮惟後世之五雲有本朝之君實探賾索隱
著書立言頃尚多于闕文旋獲逢于全帙蓋身

十得之張御史之手謂蜀本出于范太史之家
且言金慈木之特親曹觀德深之說既逾三紀
始遇一編專窮象數之微備見淵源之蘊輒伸
末議具載旧聞初發未有陳義之偏故在欽于絕
識及今見發微之論乃盡掩于前功念其生未
得用于時翰有此可少見于世况家傳之甚的
實鄉義之所推掠而有之忍亦甚矣不勝憤懣
併為辨明豈惟慰九原之英抑亦表一介之善
伏惟〇官義尊從祖力取世科知與季之有來
發幽光之不泯懷問一得三之喜極駢四儷六

之工荷意甚勤非吾敢望藏于屋壁何殊孔氏
之還報以瓊瑤徒媿衛人之享

回上虞杜君昆仲啓

伯氏決科出世真成于一佛華宗積慶克家又
見于二難琴劍踵門文書衒袖大篇見^憐構才之
肆長箋也知種李之深陳豕甚高搗譙似過有如
衰悴自揆庸疎論道德則虛負于初心言文章
則難追于古作徒勤盛意祇益厚顏尚冀融明
均重字照

回陳勝私先筆啓

謁覓通名初喜見秀公之尚世家論契乃知為
侍講之門握手定交仰蓋莫通伏惟^人父書
素讀天分史高盤^方卷于雲夢澤中^窮二回^于
康廬山上及見開元之故老尚闢止始之遺音
古事今事問無不知儒家道家應皆如響稍窺
新作嘆溫厚尔雅之文側聽高談真直諒多聞
之友言誠可用季有自來蚤負俊聲盡是崑山
之片玉晚甘肥遯竟成滄海之遺珠退念少時
孰聆慈訓遭虜兵之肆燬寓家舍以不安存先
正之相求闢教椽而共聚窮百家之奧旨傳一

代之偉人五紀以還肯來过于仲舅友臂而失
恨不拜于下風豈謂莫年得遂賢嗣自幸無涯
之樂且聞未見之書游邊忽作于宵征言別更
屋于夜雪于生能几再見未期相送仙舟第有
加餐之祝會從陳籍或現破賊之章

回程司戶啓 大正

服忠惠之英名固已踰于四紀聞孫魯之競爽
曾未識于一人喜聲譽之將來撫衰蹤而自幸
伏惟官家傳未遠天分更高書讀五車多是
牙籤之回任因三語密參連幕之游諒無煖席

之溫即有文章之薦社門老矣承問欣然倒屣
相迎及見故家之人物揮犀晤語尚傳前輩之
風流

回劉監場啓

客授仙鄉風間後齋屏居海嶠喜听先声知望
履之匪遙荷飛緘之下及伏惟官性資純厚
開季還深毓秀藁臺真得江山之助策若楓陛
榮登特相之科宜徑為結綬之行乃俯就熬波
之職時則可矣君其升乎退念衰蹤再瞻英峙
回思三紀知故舊之几何來共一樽庶笑談之

莫逆

回奉化道縣尉啓

居閑已久喜逢梅隱之夾投分素深知是雲齊
之子昭誠先辱修報何遲伏惟、官捷秀天枝
傳芳祖烈翻、佳公子稟賢固自不仇、世
豪英游宦已知自主暫宣威于綵棒會接踵于
青氈旧識一唯又起一尉輕典徑造豈惟桑梓
之必恭先醴相望正尔松楸之有託

回曾簽判謝復官啓

賢者受誣與情久鬱與聖恩幸復公論終明方深

負喜之私乃勤言涼之寵伏惟、官世專清白
政奏廉平登通籍于金閨旋字民於花縣方政
譽之旁達俄毀言之上聞乃以乾餱之愆重為
白圭之玷叫閭徒白歎復鴈門之騎報塵莫伸
屢索長安之米忽聞昭雪尽釋猜嫌首昇故官
遂登上幕自此升矣已知復玷缺之唯惟、有
之行遂赴功名之舍比傳民報尋辱郵音荷雅
眷之未忘媿蕪詞之不致容、多福固匪吾人
之當言能、易澤朝全君子之終吉

回賀致仕啓

頃自投閒已作終焉之計迨茲告老亦惟仕者
之直况平生不敢為高至今日自應知止適蒙
褒拂深荷謙勤及神虎挂冠之季幸酬素志若
龍馬負圖之直實出侯恩方此控辭未遑叙謝
敢輸微悃以報先施

回西安高寺丞啓文書

七旬得謝方拜君恩千里貽緘禱欽文誼誦高
詞而增嘆拊陋迹以何堪仕本為貧才非適
用數奇命薄何望寇榮平除歲迂寢踰涯分積
有妨賢之媿遂而宰郡之行自頃投閒已作終

袖書東觀更用先朝之官忽蒙駢麗之工尤見
淵源之自推我宋文体之盛掃晚唐風格之餘
揚劉始以藻麗擅石歐蘇惟以才氣獨步後來
爭奮分派寢差九詞未之有聞或雕鏤之未免
不圖晚景復見勝流洗未習而一空視前良而
無媿何有報酬之稱第知藏弃之榮

回真正字啓

洽扎北門首問治安之策細書東觀先勤駢儷
之文退視歎然勞謙過矣伏惟官東珠照夜
衡玉懸秋宇量弘深吞雲夢者八九宵襟宏放

貯文字之五千連中異科徑登左季茲更化之
云始以急賢為最先落筆萬言先非當世之務
奏名九陛遂結明主之知擢處道山尚迂俊軌
雖百家之富未及于盛際而四部所蓄孰比于
秘藏嗟朽蠹之曰侵亦拔讎之几廢僅絕意軒
冕之進能重精竹素之間竭其心思磨以歲月
豈惟辨止于訛拜柳以多益于見聞遠業深昌
貴名增重此時冊府共推為行秘書他日玉堂
信可謂真季士有如衰朽喜見豪英頃聞禮闈
之言頗以里俗為念知所存之甚大致相身之

允深強飾燕詞以酬雅眷文不足採意或可通

回趙昌甫監徵啓

書軒見飛喜見章象之姓氏亭名魚計可現小
字之賦篇驚二室之俱來頌千金其何算伏惟
官季耽八索識洞九流雖離鄭圃之居犹是
趙家之玉舊傳文獻不知幾世淵源時出詞章
自然一種風氣流傳渡廣慕用良深恨元半面
之恩忽枉五雲之貺惟上饒風名于佳郡而南
渡尤多于富公東萊文靖之重名典刑斯在南
間稼軒之妙語酬唱相從接締繪之王楊為衣

冠之巢許到霜降水落之後檀日先玉潔之杯
不圖如念于陳人使得遠沾于贖馥之倦游既
久得謝重来慚共政之無堪欵妨賢之已甚屢
常求去猶若當日陽果其未光首爾大昕之
謁景翳以將入尚通殘客之來當血氣之既
衰以筋力而為礼心存北關欲報未能日薄西
山不歸何待况茲踰七望八之際安有駢鹿
六之工猥以燕詞希雅好曾不介意况以為

詞

回張伯修銘交啓汝房

貴賤雖殊無不須友以成者交遊當謹必先擇
善而從之愧我非才誤君求契惟朋友實為士
之急務故古今以備人之大倫不取乎挾有勳
挾貴挾賢每求夫友多聞友直友諒是以合志
則一面傾蓋如故或至興思則千里命駕而行
道義所存器重如此古人混之去不返俗子論
紛何足云倚貴勢以為山視貧交而如土平時
相遇雖欵誠為盡小物所動則仇隙頓成徑一
死生因以知情者多以臨于利害賣而取寇若
有之豈能無愧伐木之詩固已不勝谷風之刺

悵聖賢不可躐而及，徇風流孰能坐而還。舍君
其誰當今何遜，伏惟々官勃率為理窟，慷慨真
人莫器大難容。反為下士所笑，才高无用直以
巨儒自期，思得同志而身之階。遊故凡庸才俱
不足為伍，肯許陳餘之刎。鉤未逢范氏之殺，難
遇无益之交。則明通輒忘其姓，字時唯公。瑛威重
有守，純典祖希情好日隆。同心之言，其如蘭樂
則生矣。君子之交淡若水，久而敬之。惟情不可
間而疎，故人皆欲得而交。退量陋質，敢廁英游。
初期蓮社中不許謝，主居其列。豈意竹林下乃

容向秀，預其流。界以雄文，深為縉禮。咳唾已成
珠玉，空擲地。當作金石，聲實昭盛德之過謙。益
使小人之不稱々區々，何數節々无他。雖相距
一望之遙，恨未諧半面之雅。講間為高誼日久矣。
豈若吾身親見，茲特抱季任之幣而綢交于下。
風乃冬嘉賓之心，而獎成于後進々敢不竭愚
者。衆慮之得禪上性孰季之朋，終身无變于炎
涼。一節不渝于風雨，全自全異。自異吾懶為玉
川子吟，我用我卿。用卿君母作，庾中郎語。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

四明樓

鑰大防

啟

代賀魏王判明州啟 以下五首代先公二部

恭審顯冊中頌介藩易鎮任隆分陝力推大國
之正宗茂強周成仰吾君之子傳聞四達雍喜
一詞恭惟以官度席璿源輝分寶緒天球不琢
中全溫粹之資金鑑洞闡外廣精明之照為善
深知于敢樂退朝有若于元憑節旄兼兩鎮之
雄劔佩朝諸侯之貴啓封安化旋賜復于大名

出穀苑陵復分麾于東角靜陳方賡于佳句昔
儒已沸于歡謠遵海而南振元戎之號令自紅
而左分 皇上之綸優先声所臨波俗育愛未
聽教條之施設已蠲閭里之歎愁不知官高俾
得藩維而增鞏弗違綸咫尺求休聞于無窮
連蹇孤生衰頽末路為即粉省屢陳過輦之忠
假守蓮城尋竊東轡之遣偶緣瓜李之避苟安
桑梓之居方茲儒制暮之期敢意忝厥藩之屬
二天在望分日此日之杜門廣廈俱驩尚幾宅
時之曳尾

代負史丞相啓 吉

恭審頭膺帝制崇正台衡總宥密之大權兼又
武之重寄華夷震疊朝廷尊嚴恭惟 官有王
佐之才負宰相器開天闢地際千載之身嘉旋輶
轉坤贊一人之号令声動四海礼絕百僚豈惟
崛起徒步以至公侯所謂優游都城以取卿相
自星即在列已依前位之星及月寺為卿又建
重輪之月惟舊季甘盤而帝心久已簡在故爰
立傳說而自論猶以為遲進既攀於危鱗歸得
承于鶴髮老萊子以綵衣為戲豈若褫衣之榮

大夫人東軒而遊寧及魚軒之貴增二府之
門地破四明之天荒由右古以來於斯為盛然而
位望益重身名俱榮止有相須致太平之心又
有高拱操戒功之意京洛頌王化之後借仲冀
公道之行三軍五兵之間既至于廟堂一日萬
机之務又朝於帷幄蓋春秋責寬為甚備於丞
相得君為最深當此秉鈞之時宜適後機之會
繼伊周之事業用克辭其君民自然極中原故
境之人追尚父中書之考甚老於州縣辱在泥
途惟能于分以固窮尤拙乘時而謝利刘尹知

已雖自知而弗如苟令進人將不進而免已仰
御恩施親見盛時聽白麻於九重深嘉綴鶴行
之後磨蒼崖之千夫會當現鴻烈之成

代賀葉丞相啓題

恭審澳號大廷晉班左揆外領畿庭之重兼提
史筆之嚴宗廟晏安華夷震疊竊以宣王與周
道允資元老之壯猶盤庚告商民必任旧人而
共政益功名滿人視聽故用舍為國安危况履
兵措刑方極帝王之盛特擢士為率以為將相
之儲矧惟宗工嘗參揆路遠姬公於王室何以

使四方之逖衡置裴度于巖廊自足使西河之
听命亟登上宰庸副具瞻恭惟、官止色立朝
精忠許國自任天下之重深結人主之知持論
弗阿笑首鼠兩端之陋居官不苟掃狡兔三穴
之姦士夫敬之如神朝野倚以為重擢從禁路
處以政塗維持文武之權實行宰相之事主張
公道與起治功夫何諫前之深至徹凝旒之側
方當名實之德覈肯容邪正之渾投初未辨是
非几類市中之虎及大明黜陟卒魔風止之蠅
亟領賜環人对前席暫登樞府之寄貳寇衣衣

之婦金甌久覆于姓名玉鉉止徇于調燮召詞
臣于紫禁都人知拜相之榮宣大達之白麻公
議負得賢之盛九州四海萬口一詞上方注意
于太平公亦同心而輔政臣作股肱耳目拜有
虞戒禹之辭尔為麴蘖監梅膺高宗命說之訓
肯聖賢相逢之會信社稷無疆之休益展任綸
以臻康乂公依仁最久荷德深沉一聞成命之
須百倍輿情之喜免葵蒸麥固匪春風之上游
馬勃牛溲朝為藥籠之餘物

代賀蔣丞相啓

敬趨宸陛俯听制麻恭審爰立巨賢進居端揆
朝廷肅靜宗社泰和竊以人主必觀其所用
之才宰相必視其所養之氣惟胸中之素有不
可及則天下之事皆不足為蓋嘗論古之人求
氣之說雖霍光之不孝與周勃之少文推其器
質之渾全致此功名之翕赫使廣之以絕人之
識加之以濟世之才則其視三代之臣可无愧
千載之上久聞是語今見斯人恭惟元官為國
元元元臣受天異稟德行冠四科之首真成胸閥之
流文章咏三變之餘迥出上揚之右家声甲子

江左譽望高乎斗南議論依至公澄之不清挽
之不濁進退有餘裕來非可招去非可麾蚤結
眷知適儀華典况一時清切之選以數歲周旋
其間矯蛟龍雖已得于雲雨喬松柏曾不
改于歲寒極論思猷納之工見輔贊弥縫之妙
果膺大用以副具瞻當至君居九五止位之尊
以太平惟二三大臣之貴然而治体未定國勢
未振雖甲兵之問不致于廟堂而愁嘆之声尚
多于閭里當塗之士蓋曰歛之而又能命世之
才独恨求之而不得比適宰司之虛席独因遜

續以天祥姚崇之說明皇是陳十事千秋之寤
孝武端為一言凜然有王佐之風卓爾當天子
之意九重動色豈欲當饋以歎蕭曹四海得入
大似選衆而奉臯月志存經濟身佩安危必歆
士太息奔競之風上下悉苟且之意富國強兵
于歲月之頃後風易俗于禮樂之中迂衡之期
拭目以俟一介何取半生瓦礫竊即宿之虛
名將遂及瓜之代仰台星之騰耀實環賀履之
誠庶幾公磨之蹤與在生成之列

代賀浙東安撫將丞相啓

恭審詔出中宸將復鈞衡之舊推分巨屏始煩
衮衞之行郵語四馳歡聲一律恭惟官氣全
剛大孝造精微倡諸儒以六經之文允謂天民
之先竟奉明主于三代之盛實為聖世之宗臣
于重紳縉笏之間頃旋乾轉坤之任維持國是
振奉朝綱治已響于遂衝悲遽纏于陟屺上方
待公以共政士以奪服而為榮雖眷宥之優隆
念祈陳之哀到五使銜到詔莫回終制之誠三年
執喪必待變哀而起惟開元之際共高於張說
而嘉祐之時獨見于韓公三人相望千載同仰

甫及祥琴之御亟分師聞之雄冷然御風姑少
留于蓬島奉而見日曾不遠于長安福及京師
心在王室高牙大纛往分東顧之憂黃閣白麻
行止在虛之位左退慙祠鑛素出陶鎔追茲一
障之東又託十蓮之傳治大府而受約束恨无
鳧鷖之飛如厦屋之為幷蒙自喜燕巢之穩

代賀范舍人啓

伏審宸庭疏寵詞掖舟車恭惟離慶竊惟中禁
之班莫重西垣之選弥倫世務論思居諫諍之
先榮辱一言懲勸出賞刑之表動閔國體榮冠

朝行名儒既登善類相賀恭惟上官季耽八索
才似六經分東方諸侯之符俄促歸于鳳闕東
南宮舍人之筆遂進立于鳩吻比求庸使之行
無出明公之右戎酋相傾不知李揆之宜求士
論松憂或言韓愈之可惜抗穹庐而不挽全故
壁以復滯万里威名震駭犬羊之聚平生忠信
通行蠻貊之邦天祐為開國勢增重徑上紫微
之直快吟紅藥之堦雖儒者最以掌制詰為榮
而人言猶有典當國之嘆眷知方渥進用永決
變巧俗而至典謨正翰文章之潤色游都城而

取卿相會德經濟之規模，託契頗深受知尤
厚。靜守賢侯之範，喜聞內史之除。大厦等崇，竊
自同于燕雀。飛黃騰踏，朝少頓于蟾蜍。

代通婺州正俗事啓

激水開藩，誤蒙知己。瑣闥批勅，屢幸趨風。追承
山郡之流，復竄寶鄰之庇。寅涿有自，欣抃宴深。
恭惟官道，冬淵源文章典麗。家藏鄭公甘棠
之笏，架插鄭侯牙載之書。擊碧海之鯨魚，笑翡翠
翠蘭若之戲運。天地之鵬翼，隘蒼鳴榆枋之飛。
蚤登瀛州，徑躋禁路。肩陰夷之一節，際嘉嘉于

于齡忠若子文仕，無喜已無愠情。如徐邈昔非
介，今非通錄舊季之多聞。冠近班之異渥，藥階
苔砌方欣星掖之重游。鱸膾等美之嘆，風舟之
引去欲前半夜之席，暫分千里之麾。陳義甚高，
急流勇退。清風入詠，岳牧始用于詞人。泰階文
符，廊廟正資于正佐。被恩有素，圖報未遑。偶
涿瓜代之先期，已造運城而視象。小侯方事于
大國，短札爰其于遠懷。魯之擊柝，開于都鄙。謂
相依于唇齒，楚之餘波及于晉尚。期由賜于餅
，蒙燕寢優閑。暑風青潤，願精調于茵鼎。佇八秉

于鈞衡

謝戶部侍郎奉陞階
下走無能謬添花城之貳當塗過曉誤形哀字
之褒一徑品而使佳三下拜而受命宥踰望未
愧溢情涯竊以選奉之公今昔故重近觀所為
主人固不易知惟一心湛然妙絕冰壺之清徹
雖方物紛至難逃風釜之毫釐見誠過于百聞
辟或由于三語使不言則子幾矣矣觀其眸則
人焉瘦死未有新然于稠人之中奉之于千里
之外自非俊彥冒稱褒揚如者術典世疎能

如命薄生而多難天与數奇斗筭之才亦何足
美儂石之祿祗益可憐半生從事于下僚再轉
為少于百里躬親丹墨日困蕪糠莫有哦松而
自娛行矣及瓜而受代着身俾穴絕望品題敢
期一帝之春風忽到穷山之寒谷退不知捩得
之若驚茲盡伏遇以官高識絕人大量容物繡
衣金節屢宣江上之風月寺星曹更近長安之
日進司民部簡在帝心深欲以人而事君尤喜
屈身而薦士伯樂回顧自宜十倍之增石揮
斤猥反百圍之散涸鮒已蒙于升斗群蚊難負

于丘山、敢不益守官嚴深誠薦墨小人懷惠
歲在寸心國士報思見之他日

代賀林左史啓机

恭審拜命中原書言左陞故國非謂喬木賴有
世臣我家再得青毡是為旧物望高位著喜動
潛紳恭惟、官德度粹夷道源渊奧掃千軍于
筆陣敢當我弘快袖步于詞林無出右者結綬
丹墀之上橫經朱邱之深重暉重輪早依光于
日月從龍從虎終感會于風雲起分千里之愛
已著九重之眷爰膺嚴召入覲清光高宗季甘

盤尚記宅河之舊孝文見賈誼果膺前席之褒
欲親咫尺之威顏仍典起居之記誣珥瑋切之
筆豈推富貴之通人東鳳閣之鈞會見功名之
報國披雲未遂仰斗從勒鴈分山郡之銅符
限奉侯門之珠履聞置郵之傳命慶朝廷之得
人夏屋渠、方託悌悵之庇蔭夢魂、恨無
羽翼之飛翻

代賀汪舍人啓

恭審光膺宸渥進拜詞垣潛紳欽稽右之榮制
誥見代言之体正人登用善類依歸恭惟、官

識際天人道隆今昔淵源奧學偶諸儒以六經
之文挺特高風立懦夫于百世之下秉赤心而
自許歲冊辰以結知堂、堅許國之忠蹇、有
愛君之節密居瑤陛非克彛之道不敢陳進批
龍鱗惟貢青之勇不能過伏蒲論事君重日邊
埋輪擊鼓風生江水亟被賜環之宥載滯瑄筆
之臨承親擢于中宸涉清班于西掖紫微翻紅葉
謝公徒說于風流日對紫薇白傳漫矜于清貴
茲惟盛德高親古人首正官懸用明日制人開
公道以塞偉門聖君深納其忠嘉多士懋聞于

風采究現今日謀謨之懿可見異時經濟之功
號令一新固已追蹤于姚妙規撫素定便將接
武于臯夔、假守何堪依仁有幸大厦成而燕
雀賀知無風雨之虞灵冊化而鷄犬升便有雲
霄之望

代謝除提奉福建市舶啓

分侯麾于右祐始終蒙全護之私摠商船于温
陵委曲荷生成之賜竊以番禺置使傳自有唐
閩嶠危司起于元祐金山珠海磊砢手萬室之
歲輦畫航環奔走乎百蠻之廣樓舡奉飄而過

津賈胡交舶以候風豈惟貿易而求質劑之平
抑將妥懷而致声教之被是為遼徼必藉通才
如者少也多艰壯而漫仕馳驅四紀備嘗州
縣之勞晁錯一心尤謹簡書之畏抱虛卽者溫
吹朝紳念尸祿之無功以治民而自詭試以一
郡逮于二年而宣詔書不知万里君門之遠施
行義後庶幾三代井田之遺幸年穀之順成致
閭閻之安靜益勤撫字以免譴訶聞尚書之履
声理應迢聽掃舍人之門外自根魚階敢謂大
鈞弗遺下体未作乞憐之態已叨拜命之荣仕

而為貧瓜戾既欣于非久思不出位樗材或得
以苟容自為之謀豈過于此茲蓋恭遇謀官清
朝復賴名世真儒雷厲風飛君臣相遇于千載
天開地闢日月可翼于中典劄在上引類自其
本心而為官擇人尤為急務至如下走雖曰無
以逾人察其平生必知老而戒得俾司互市實
出殊私敢不俯激懦衰愈全晚境慕隱之
節飲食泉不易其心効孔机之清罷貨燕無名
之費僅述康曠以報使令

對松而哦自笑，奪丞之老及瓜而代。又迎貳令之賢，碩今日之交。承真一時之會，遇心未降于既見。齒已幸于相依，恭惟官性稟中和家傳清白一行作吏功名小試于著鞭三載涉明才術已聞于游及宣勤勞于蓮幕通姓字于金閨芳嘉運之崇來且幸衢之闊步仕擇人而人不擇仕姑為金瀨之游丞負子而予不負丞應起藍田之嘆季英崔生之博清携景清之真去則行遲誰非恋父母之困問何來暮其如興民吏之謠洵想登仙茲為假道涉筆推謹居然視應

鷺之行黔突未幾行矣選駕鴻之列半生從宦再轉為丞徒甘州縣之勞反出簿尉之下笑如櫟之無用愧若楛之在前雖日月之政必告新然老者之智不如少材不足塞既久負于曠燠垢或可磨肯益勞于石錯

代通蘇通判啓

恭審疏見玉陛式政金陵居百里而負丞仰二天而托庇時方遇喜會倍倫夷恭惟官季殖深醇材猷敏邵哀如初湧共推大乎之才山或可移唯變至誠之節各家最久治世益新明良

相會于半千閱閱當今之第一倫倚藹玉堂之
香鼎彝書鳳閣之勳惟別乘之多才信高門之
有子春言建鄴令號陪京羅倚一城富大朝之
風物信歌千里綿百世之衣冠山川分龍虎之
雄甲冑冠貔貅之勇憂寬西伯任重維藩允資
吳治中以佐明太守疇茲異數屬成真賢已騰
來暮之謠更听不空之頌始展驥足姑憑泥軌
之榮真有鳳毛行拾青氈之舊材如標散性
若束皆猥承弓冶之餘膠綴簪紳之列半生從
宦徒甘州縣之勞再轉為丞及出簿尉之下及

瓜符代孝道前愆抗幕欲歸深虞後患既托悝
懷之下諒寬鞭策之求雙鷗頓飛恨乏仙鳧之
便戎幕知換果元巢燕之危瞻霄漢之伋備寓
腹心于尺牘方盛德之在木推衛生之有經祈
為宇祐精調茵已

代賀鄧運使啓

伏審榮拜帝綸寵待使節恭惟驩慶竊以自江
而左最為財貨之源錄古以還夙號膏腴之地
穀粟有如乎水火小川不啻于金湯十國為連
盡承夙手外府三軍分駐皆仰食于太倉矧轉

輸于千里之勞而儲蓄必九年之富欲責成于
列職也使乎津圖任于舊人無如公者疇茲
大任屬我真儒恭惟、官望重更師行為世則
忠澄清而默勅用表駭以无留元非百里之才
多、益辦小試一同之地倬、有餘雖儒者當
任于謀謨然利器必更于盤錯徇盜鼠竊曾何
置于齒牙喙聚蜂屯固不勞于才及姦鋒逆挫
薦饋交馳謂割鷄焉用乎牛刀處別駕始展其
驥足銅章墨綬聊自樂于法歌泥軌屏星俄平
分于風月任居刺史之半人仰治中之賢邦國

不空繫實王祥之朝老弱從借乃許寇恂之留
由萬家而治十萬家自十石而陞二千石吏民
乃服其教化草木亦知其威名即地按臨方剖
東州之竹拂衣歸去空餘南國之棠惟守正以
不阿乃既跨而復振伯道載米而之吳郡已為
良守于中興次公受詔而歸鞠川終云治行之
長者款立賞以勸百辟豈私惠而庇一方賜爵
關內侯有昔三之盛典增秩部使者見今日之
殊恩邦人騰枕不留之歎江國與東何暮之嘆
星隨駸駸風靡列城曾未布于教條已想聞于

畏愛木牛流馬非以居材金節綉衣于焉惜重
諒未容於暖席行即膺于賜环行辱瑣與堪衰
遲有素半生役宦敢辭奔走之勞再轉為丞執
懼曠煥之請名欲執鞭而從轡未遑持帚以掃
門念小吏之入疆際鉅賢之持斧駕駕策蹇詎
敢自安含垢匿瑕不無所賴雙鷁無據曾莫初
于見趨大厦既成徒自深于燕賀

代賀徐提刑正旦啓

行夏之時爰重建寅之統宋周之旧式謹次王
之書惟道与時而偕日宜福如川之方至恭惟

山官與邦哲匠名世大才荷宸宸之眷知假使
臺之威重明刑以弼教懋允期于無刑听訟吾
猶人必也使之無訟比暮年而報政每十國以
為春茂对三朝倍膺百順。職卑而允道阻且
長賓履躡珠遥慕選庭之礼壽觴浮栢莫陪進
酒之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一

啓別藁

四明樓

鑰大防

代賀王樞密奉使回啓

以下五首代漢氏注尚書大猷

交鄰固有道乎人而子小遺使臣以禮也遠而有光自昔才難子今任重十九年誠著夷狄孰謂世矣蘇子卿數千里口伐可讎必有人如鄭元璜惟樂天者保天下故和戎而得戎心秉輶之人衍筮子道臨軒優遣固盛世之非常杖節請日實大臣之末有揚雅亟去締兩朝魚水之

欢接浙言还際千載風雲之會神人喜集河海
晏安么麼至微驩快以忭恭惟以官有宰相暑
真王佐材量恬江湖不濶不濁氣充天地至大
至剛克不勝衣必匪轉石言而造勝非奇弄之
道子敢陳讓或犯顏雖貴育之勇不能過愈庸
眷注宸歷清華快吟紅葉之階以寓崇徽之直
敏悟如更傾膊詔皆自為之文精壯若燕公
大还作類皆出其進大樞府增重聖朝運籌
于帷幄之中措衡于樽俎之際上方安邊境于
无事时乃定和盟于未寒礼云云豈玉帛乎

武使乎：安國家可也謂虞臣之相遊彼或
一特命裴度以徃鑿正在今日雖持志士之操
果為天子而行帝曰汝諧會言惟允身輕一葉
佩四海之安危若重大山聳万失之風采分憂
凡碩顛望東歸馬維駒勇維騏方聽皇華之送
駢集相駢集杞已開回牡之來生吳獲按指之
右宗社有覆孟之固孤忠凜馳不測之深淵
万日睽仰唯逢之威事歡傳王宗喜動天顏
去握漢旄固已虛止台之席歸調商鼎何待
舍人之袞川厨具瞻即膺爰立以寒鄉冷旌藝

苑散材雖知必孝于箕裘未免徒勞於州縣寡
交于世知已惟公顧蒹葭之柔曾倚身于玉樹
哭蟾蜍之拙難追步于飛黃誰知霄壤之殊途
不替金蘭日分比于寸祿進保崇壙方彭
馳使者之車而志有故人之意將曲成其用
翼乃特借以齒牙俾掃芥以獲參儉慕受丘山
而有自効蛇雀以无階俯聽先聲莫負買却之
擘輒尋故步重瞻夫子之墻敢此筆于下風佇
宣麻于穀旦

代賀尔樞密啓

端杞
兼提奉德壽宮

恭審光奉宸綸進參樞莞天子侍龍樓之瞻仰
禪孝治之勤圣恩加書殿之名增重本兵之寄
神人歡喜宗社晏安恭惟公官才為時生美由
世濟孝究六經之蘊識窮庶物之原綉映牙籤
挿架固踰于三万漆書竹簡撐腸何止于五千
發華藻以為文出緒餘而饒吏果由治行自致
功名踐跼仕路之深密勿從班之久屬遠夷之
弗靖眷邊境之多虞游邊侍臣往宣德意星軺
兩使盡清千里之煙塵羽扇一揮坐受三軍之
風乘險度机了明若著龜確守成摸壓如金石

遠鷹其檢束對楓庭君必有尊蓋以天下春也
時方多事要當馬上治之自非膺眷遇于西宮
兼文武之上道安得被家令賜金之寵贊元樞
總戎之權父子無難言之嫌繫公是賴廟堂銷
桀形之患捨我其誰久難其久今得此選白門
拜命會曰當質雖事衛公之高才素能由于進
士而曹侍中之故了特先賜於儒科積此恩榮
可知汪侍邊聲系寂騎墟方高頃在金城固已
圖上于方畧今居西府自度制勝于朝廷位高
則任隆名盛則望備盡于時欲行之了也今日

可為之秋願思君臣遇合之難以濟國家恢復
之業以効官何補崇姦素深側聞換子之頌倍
劇輿情之喜兔葵燕麥固匪春風之上游馬渤
牛溲願以藥冠之餘物

代賀永泰政兼知樞密院啓

恭審榮膺宸綽進貳政執兼持右府之權益壯
本朝之勢郵音一播輿論交孚恭惟上官德良
恢洪勳名赫奕傳龜袞紫偉崗頭澤底之家聳
聲昂霄擅日下雲間之譽早膺膺眷浸歷華途
游刃下見于全牛利器豈拘于錯即外臺輔郡

著潘宣屏翰之功清列近班備獻納論思之益
頃以遺庭之未靖嘗特使節以請行風清塞地
之壘塵名震淮南之草木折衝樽俎之上運籌
帷幄之中方鄧陽歆棄涼州微弁婦几誤國事
惟營平固守明詔謂宣帝可為忠言披膽莫回
噬臍增悔以身殉主豈欲得先知之名轉敗為
功自難掩孤忠之節重異芝函之寃岐路樞筦
之叔離士氣之已振尚兵燹之未解力蹕聖笑
先遺輶車使狂虜遂墮于計中信真儒无敵于
天下尽掃犬羊之衆以除心腹之憂嘉謀无膠

柱之拘天意有轉圜之易垂細播為生致元功
曲突徙薪終為上客且進參子奏格俾益寃于
寃規士夫喜公道之行中外欣三化之復惟夷
險不踰于操守故始終尤破于詭光大歷虞四
方玉鉉方資于調燮人主論一相金甌將啓于
姓名以竊祿无堪荷恩自舊側聽絲綸之播于
勝燕雀之私鄰執鄰執方慶明良之遇人耳人
耳願歸造化之餘

代田高恭議啓

假守南州方遂奉祠之請解思中道忽叨謀帥

之行曾修問之未遑媿貽誠之先辱伏惟以官
精忠報至妙略濟時英，故國之耆儒表，清
朝之雅望，一門父子喜富貴之昂來，万里功名
倏規撫之先定，豈謂著鞭之晚尚，墮入幕之音
蔚相秋炳相輝，適有同寅之幸起，而言酌而祝
而資，媿畫之飲。

代回陳勸推啓

擢首選于漢庭，聳同儕之言，置外負于儉幕，是曰
異思曷遲吾所願，快先覩伏惟以官東嘉勝士
西洛別傳視將相之科，真拾地芥，陳治安之策。

若吐天葩，願上游，實為館殿之儲，屈故事尚勞
州縣之職，青雲器業具在斯人，歛綠承風流，頗
有此客否，肯勤高作來訪，陳人駢駟，何工儀嘉
迥厚閑而成，嬾既幸桑梓之恭言，不能文又媿
瓊瑤之報。

代謝直秘閣啓

假字偏州方媿承流之選，陞華中祕，迺家增秩
之藁，揣已無堪，歸思有自，伏念公稟資甚陋，涉
世尤疎，十上字歸，莫售家傳之季，一行作吏，但
遵父教之忠，素甘薄宦之驅，馳敢意請時之差。

擇容臺設禮僅逃聚訟之朝哉旬特刑上廣好
生之德進二唐朝之銓選與參漢代之章程忽
去國以唯當祗杜門而自省偶屬東嘉之空之
俾分南面之顧憂被臨遠于丹陛之憂受要東
于黃扉之遠俯矜羸浴惟恐其傷虛受督言其
應如響鄰封移粟來蘇待哺之民下戶蠲租
革剝膚之弊赤子既寬于死告青史遂書于有
年皆聖君施舍之恩際上相變調之賜苟逃曠
矣已劇僥逾乃論天寸之勞誕布絲綸之寵重
念流離粗免凋瘵尚多僅守臣安受于誤恩則

事體遂同于佳郡雖循撫而力請曾反汗之無
聞風阻三山尚竟去人之遠雲與四嶽遂而零
雨之餘茲蓋伏遇以官道德宗工朝廷元老天
開地闢今千載之明良雷厉風飛冀中興于日
月深合專城之重務先良吏之求苟片善之有
聞无一矢之責備坐令以磨石玷褒嘉以敢不
益勵駕才深圖雀報仙凡曼隔無從讀石渠東
觀之書今昔何殊尚當奏渤海南陽之課

代賀虞丞相啓

元文

恭審宸章渙發聲更夾輔之各制毋隨頌爰正

左虛之廣仰觀盛子高播前耳窈以阿衡左右
商王作相必蓋子仲虺姬旦股肱周室為保六
寶子召公下及兩京以還寢隨二代之興雖大
臣之委寄自若而歷時之但号不倫至用秦官
領事之称以為唐室宋臺之長大聖君之有作
後官制以聿新非惟遠追孔子正名之言抑欲
遂行宣帝責實之政律疇上掌首屬宗工恭惟
公官十載真儒約朝元老蘊仲野佐王之李負
孟軻命世之才竭忠力以事君眉一心于夷險
出緒餘而應事了万變于笑談戰親督于長江

氣已吞于醜虜威名日起富貴鼎來勤勞何止
于十年往還動踰于萬里凡四海危疑難辦之
事廷臣皆斂衽而莫當求一時剛果敢為之人
天子必虛懷而相屬手持威柄身佩安危王曰
勲國曰功碩特書而未已出為將入為相宜注
意之尤深臣主俱賢紀綱益振尊歸慈極贊九
重孝治之心位正儲闈建万国元良之太總衆
職以遂大有為之志講內治以成不可勝之資
當稽古建官之時送衆而舉庸奮庸熙載之任
舍我其誰兼提樞筦之權進極文階之品漢儀

復見一新昭代之規瞻周室中吳會見神州之
尅復山久蒙如遇猥被使令方欣黃閣之開荐
喜白麻之播用汝作舟楫仰知濟川獨任之專
以我為鑲鄒遽有躍治自言之意

代賀沈運使啓復

恭審天陛拜恐日畿授節木牛輓粟榮分使者
之叔龍馬負圖寇冠奎文之直列城聳動公議
傾依恭惟公官造道深淳受林高劭激六經之
芳潤搗章驚絕代之工窵千古之吳衰論事有
適時之用頓趨嚴召自結深之謂公等皆安在

耶信明主下見失矣郎潛省戶坐騰列宿之輝
使行邊廷畫護長淮之境總師屯之萬竈俟日
費之千金民不告勞士皆宿飽試之馮翊益知
治川之高任以關中要資餉饋之急豈惟見研
桑心計之姤祈且膺嚴吾從臣之求于烏假途
寧俟暖席公夙蒙知獎茲屬剖封碩惟千里之
凋殘執賴二天之庇粟輶車澄接冀舒雅拜于
前塵海嶠阻修莫厠賀祝之下刻

代賀李品運使啓正三

恭審先被宸命寔弁使名九重益厚于眷知列

郡愈嚴于風采恭惟公官高才絕俗與學傳家
納萬頃於雲夢曾破大敵于霹靂手鈞璜渭水
屹然尚父之功名聽履漢庭偉矣尚書之人物
殘敵中外備虛險夷登壁淮煥力抗遊魂之虜
飛芻制部坐現流地之錢比講鄰盟獨膺新擢
平生忠信往來蠻貊之邦萬里威名震駭犬羊
之聚方張殪而遠聘俄全壁以來歸首加部使
者之稱獨有典屬國之恨倚毗方重進用未史
棘登紫橐之華徑取青毡之舊公辱知有素贊
度尤深大厦之庇千間夙荷悌懷之賜洪河之

潤九里願承沾丐之餘

代謝知温州啓

以下言代知溫
州王侍御伯康

承流蜀道初無保障之功更治滄墟復得股肱
之郡脩慙僥倖戴生成伏念公少已無奇晚
尤多難十年不仕惟真祠香火之依一札俄頒
豈平生夢寐之及曾葢片言而悟主未知何自
以為郎方評蘭省之文忽冒相臺之選遇事輒
發初不顧于憎仇有知必言誓少酬于眷獎久
為怨府卒蹈危机但求閭戶以省愆敢意分符
而起廢叱馭而進仰追臯祖之忠勤數盈而歆

有媿蒙莊之了達歸啼塞耳憂患董心願休退
于田盧姑召收于魂魄詎聞哀服之貴下軫綈
袍之思授以輔邦遂其私計裨控甌閩之要許
尋王謝之風江海一來唯冀修門之重入山川
相望惟思舊隱之可歸茲蓋伏遇公官道德佐
主謀猷濟世大開正路期立致于太平獨秉化
鈞用陶成于善類有如朽鈍誤辱矜憐公敢不
澡雪精神究詢利病本寬大之詔務使及民勞
撫字之心以報知已

代賀史開府啓

浩

恭審頒冊九重視儀三事節旄前道聿嚴師闡
之雅察綉交輝爰完帝師之舊允為異數宜屬
宗工恭惟公官忠冠兩朝道闕可聖体仁蹈義
声名如山斗之尊聚精會神君臣不膠漆而固
當天開地闢之際贊雷厉風飛之机天下日河
于太平王化亦幾于復見晉公巨德歸為綠野
之遊謝傳高懷終為蒼生而起會稽輔郡曾衣
錦衣閩嶠大邦更憑熊軾上篤潛藩之眷恩先
召節之來前席受言改容加礼台廷虛左方圖
上宰之求荆綽自中首飭考儀之備參鼎司之

宗品陰炭石之具瞻錫賚便著燕嚮優渥貴盛
絕諸公之右榮寵萃一門之中高宗舊孝甘盤
未見報公之及武王惟師尚父合聞披任之鈞
公素辱殊知何欽成命層有君章之繫莫前賔
閣之趨蕭曹同心咸願股肱之夾輔甌閩接壤
敢晞唇齒之相依

代魏丞相回趙明州啓伯至

將使指于龍庭曾無微劫代至言于螭陛遽辱
誤恩方自愧于抱虛乃亟蒙于贊喜恭惟公官
才高玉箭秀毓銀潢人惟子政之明徑自許東

平之樂善享太守之祿二子石屢宣屏翰之勤
賜列侯之印十九枚益見本支之盛行被芝書
之宥即歸荷橐之班公久辱眷知茲蒙推借朋
緘遽及可知君子之謙、交態益深備見故人
之戀

代奕恭政回廣東林提刑啓光朝

入處從班已慙過分進叅机務益媿非才首勤
慶贖之臨尤佩悔辭之切伏惟公官學窮古始
識造幾先六藝淵源得聖涯涵泳之樂一時名
勝多殘膏沾丐之餘比專壁水之主盟將掩橋

門之盛際迺從雅志往按選方文翁之守蜀邦
常衮之使閩部正籍遠揚于声教豈惟詳試于
刑章毋為攬轡之淹會有賜環之宥預如菲陋
設被束知忽叨共政之圖悉自更評之助疾顛
是惧請益無階茲聞提耳之言當謹書紳之戒
陳耽見用殊有太丘未登之慙樂正無聞恐孤
孟子不寐之喜尚期弗棄警所未知
代稟給事賀曾丞相啓
恭審先奉制麻進登揆路華夷填服宗社晏安
恭惟上官學殖深淳器茲閱博千載際聰明之

主十年居侍從之班本末源流知天下之大計
論思獻納見王臣之匪躬頃貳政机密參國論
輔贊歲諸用不言房杜之功仁義事其君豈為
管晏之烈天子意可使為相朝廷謂無以喻公
正夾輔之名方華奏官之陋蘊太平之業况傳
魯國之餘一聞爰立之傳實允具瞻之望以受
知最久假守無堪不勝賀慶之私敢致飛緘之
敬自憐老矣右日念于故山僮遠歸欵尚許全
于脫節

代仲兄謝監左藏庫門啓錫

讞獄南徐曾無善狀司閹左帑巡胃中除誤叨
特達之知倍費生成之力竊以剖訟之際自古
所難呂刑謹兩造之情周官備五聽之制雖三
尺從事固自有法然片言折獄存乎其人仰惟
列聖之朝尤廣好生之德凡嬰罪戾咸處哀矜
用鄰邦之吏以絕請求擇練事之人以加詳密
孰謂清強之選猥先寒晚之流有何微勞當此
殊遇伏念△受才甚陋學道未深名粗齒於薦
書仕仍由于世賞銓曹試律雖少知司空成旦
之書戶樞兼官顧豈是柱後惠文之手偶上司

之過聽付疑獄而使評三省吾身榜林倚取一
行作吏牆面是憂况縲紲之中或非其事而螢
楚之下何求不得閱簡書而致察束枋揚而不
施公心以現三日而決正自慚于拙速亦何有
于平反因獲瞻上相之光儀固已劇此生之榮
幸敢圖大造俯念孤蹤雀角鼠牙未知名辨牛
溲高渤首辱薰收坐令下國之參軍來職中都
之外府姦胥鋤治雖云徒究之已室寶藏所儲
或恐蠹原之未盡出入親臨于朱墨格閑尤謹
于晨昏時乎為貧孟子亦容于擊折各從其志

望之自樂于抱閔上得近于恩閣下不妨于吏
考深知僥倖曲賴陶甄茲蓋伏遇公官夾輔聖
君共康大業群才並用或下採于芻蕘片善不
忘顧豈遺于葑菲致使斗筭之賤亦霑膚寸之
余公敢不澡雪精神感藏恩紀既以備苑中之
蓄詎敢貽門下之羞今日遭逢本非夢寐所及
定時報効要當生死以之

代陳叔揚謝吳國軍教授啓

六年

掃帚相門屢瞻公袞橫經侯泮辱在他鈔揣已
无堪歸息有自伏念公涉道甚淺接物最疎不

能飾兒以動人且無曲學以阿世求惟大父獨
立先朝正色不回志必期于去莠著書自見心
常在于尊堯雖孤忠勁節每挫抑于強臣而潛
德幽光終暴白于昭代傳家有法遺子以安李
焉託聞札之言仕者守教忠之訓一經未泯賤
子敢忘濫躋世科幾周歲紀奉真祠之香火兩
痛家驕司絕徼之買迂適間邊譽委論天下之
事概上公車之書雖幸徹君門之九重猶未試
鉛刀之一割坐閱星霜之變不知升斗之謀壁
立自憐瓶儲不繼投誠大造自志濯治之非廁

迹嘉賓時遂或裾之願羣頭鼠自何敢求官馬
渤牛溲庶幾待用賴鈞播于小物俾容技于南
州好為人師素守孟軻之戒此非子坐恐招有
若之訛既逃州縣之徒勞何有弦歌之可樂无
非僥倖端有寅緣茲蓋伏遇山官旋幹化鈞主
張吾道內紹外治既陶萬國之泰和小成大成
仰贊一人之化育善類悉歸于真宰危素誕尤累
于洪鈞夫何孤寒有此遭際山敢不益堅素節
不負初心季不如務師曾焉知于善誘教然後
知困顧敢忘于自強廉上副于眷知用少圖于

振効

代范孝隆謝提轄文思院啟棟

掃舍人之門方欣進拜脩事官之屬遽辱生成
揣分已盈戴思無藝伏念山材如樗散身若蓬
飄不能飾貌以動人且無曲學以阿世偶憑門
蔭獲廁官聯太上皇方御于飛龍先丞相實
同于附鳳言正色獨輸寒諤之忠耿一心
共濟艰難之會於居元輔以佐中興于日月之
未光會風雲之盛際生前相業但為社稷之謀
身後生涯肯作子孫之計通權巨壽因而方恣

致故家無地以自容屏迹山攀但知畏影冥心
官路敢望求伸欣逢更化之初始與于祿之志
猶念一經未售莫振家聲百技無長不為世用
顧時命之大謬况拙嬾之相逢雖嘗千里以効
官又復三年之不調痛弟兄之淪落概門戶之
衰頽不自植立以干當世之公卿幾無面目以
上先人之丘壟幸直賢之並用喜公道之大門明
輒彈貢禹之冠徑造平津之閭四思江國嘗叨
堂下一言之知仰望台衡敢叙屏百半面之懷
豈圖謙德弗替昔時執轡愈恭不數信陵之義

脫袍加惠猶憐范叔之寒曲記姓名俾歸陶冶
鈍不及事幸而得之善自為謀不過此矣惟文
思名官之義取公氏銘量之言鳩燕荆胡粵之
良材督鄭爾魯吳之巧匠居百僚之底雖号卑
微在三轄之首頗為優簡靜惟僥冒端有寅緣
茲蓋伏遇公官吾道宗王本朝碩輔總衆職而
攝上意明良相會于千齡順四時而遂物宜勲
業獨高于百世惟儒者在朝美政而上且事君
以人立握三吐而下士昇歸一貴一賤而交情
自若務尽刈翹之術不嫌羅冶之私嗟使孱庸

亦叨造化之教不仰銜恩施府飭司存逢人而
說項斯敢忘此意結草以報魏顆誓畢餘生

代汪景孟上龔參政啓 茂良

程末技于省闈曾叨誤聽拜下風于帥闈始受
真知不圖淪落之眾復望熒煌之座敢陳悃悃
上動高明伏念公孝不知方器非適用少修素
業惟知讀先父之書壯慕末科亦當起適時之
志但欲仕途之平進耻為俗士之詭隨猥錄假
吏之什繆辱名公之幸逮其當軸許以曳裾方
文武並用之時有賢愚同滯之歎薰莸既異軌

轉遂殊碌不為頗慕望之從志寢息為爾
自甘鄧禹之笑人豈其若將免焉政自不得不
爾集君卿五侯之味深所不能奉南豐一辨之
香徒懷自信惟集賢之門無雜賓以進故小人
之身為衆怒所歸獨念由銓選而仕京都初非
有援滿吏考而為師屬止以為貧雖造物有意
于提擢而揣分但甘于靜退內省不疚浮議何
傷克盡力于公家庶可逃于吏責忽傳印綬之
解是為蒼紳之憂欲留孔戣固已難伸于未訟
不負臨賀詎知友誼于危機祠官寔匪其本心

化筆幾成于誤墨撲被而去杜門自怡追惟平生最號多蹇孤苦獨立險阻備嘗宜此沅離之時尤為災禍之會鼓盆之念未歇陟岵之慈已深是知膠西之例雖曰孫洪之力也若夫江濱之溺堂公子厚所為耶盡指怨天尤人之私益廣安時處順之說數年于此寸進何言駸駸婚嫁之逼人擾攘啼號之塞耳稍收魂魄再整冠裳幸逢万物吐氣之秋寧忍一人向隅之泣用持鑛質來就洪鈔茲蓋伏遇公官得時致君以道濟物卓爾聖朝之柱石凜然玉佐之規模陞

庶曰尊藜藿為之不採威望所及草木亦皆知名惟上臣之用人無一夫之求備藜藿悼屈現過知仁顧如質之來仙匪攸而進念千里識韓之日初不知蒙眷之由而一緘薦祿之書已大有吹生之意矧是政机之親秉實為善類之所依遂令久鬱之情居有求信之願造會槐庭之虛席共期楓陛之拜麻廣廈萬間將隨燕雀之賀灵丹九轉願同鷄犬之昇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一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攻媿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二

四明樓

鑰大防

啓別藁

代通王明州啓佐

恭審光膺一札移鎮四明加延閣之清華示雅
藩之風來自閩成命已播先聲恭惟公官李造
聖涯行為世表常編竹簡讀殘萬卷之書玉筆
瓊彙壓倒千人之筆才出於天人策文名冠於
龍虎榜中蓮幙掄才未舒婉之畫蘭臺選士
已聞衮之登立螭陞以書言接鴈行而布武

菟

俄分郡寄遠暢上靈以黃霸神明正著循良之
譽雖子游友李無闕政事之科未有以千載之
通材兼一時之在任直節在庭臣之右治最爲
天下之先飽聞兩地之生靈自樂二天之庇蔭
惟時鄴水宴迹行都海西三乘地綿千里清朝
偃武久无奮火之驚潢池弄兵或恃風波之險
近禦狗偷之盜遠防虎視之鄰必致得第一流
以之爲二千石忽聞鳳詔更畀菟符宿姦甚落
膽之憂罷俗有息肩之望幘幘伊通素梓知歸
便道過家大似衣買臣之錦近臣還闕豈惟得

子敬之擅行據要津以前大用某夙蒙異碩近
別召躔豈知閑冷之身後拜茨煌之座曾是堂
前之燕知故壘之可依自憐屋上之烏因丈人
而亦好

代通福州陳丞相啓從鄉

上公分陝聿嚴帥關之雄寒士依刊叨處二車
之任爰通名於下執喜記迹於洪鉤恭惟某官
百代偉人兩朝元老負特立獨行之氣空任重
道遠之心與李淵源根六經而排百民忠誠挺
特貫玉光而洞九泉當天開地闕之秋遇雷厉

風飛之主臣作股肱耳目備宣輔贊之宜尔為
趨藁藍梅尤看煥調之效維持國是進退人才
士夫喜公議之有歸中外知正化之將復功成
而退道大不容麾分十國之連地控七關之要
故鄉在望何殊朱買臣衣錦之榮盛德若虛肯
為蘓李子佩印之樂經綸未究歲望益隆公尚
居東行見衮衣之復席方虛左重膺玉鈔之求
公奉術荒疎性資允下遲頓不能以及事容兒
不足以動人良才之子必為箕粗守傳家之田
吹竿之門而攻瑟自憐世之華念平生願上

於膺門而今日得游於儉府趨成伊迹抗已知
榮駕馬加鞭儻緩一時之驅策頑金躍冶尚希
它日之陶鎔潭府請深暑風清潤願休冕旒之
眷茂加茵鼎之調

代謝葉丞相奏門客恩澤啓
衡
孤蹤何取妄干鴈閣之元臣洪造不遺俾与龍
門之下客生成有自感戴惟深伏念某一介寒
儒半坐^生苦李蹉跎場屋徒堅鉄硯之心荏苒歲
時有愧青箱之業家惟四壁之徒立野無三項
之可耕重念嚴君久為漫任心勞王事嘗抗塵

於三紀之間位臣即曹竟賈恨於九泉之下弟
元孱弱門戶羈單託先交於碑陰孰是全蘭之
日候舍人於門外損驚霄壤之殊敢期當路之
知不忍向隅之江念子路為曾參所畏固知事
契之深有山公則嵇紹不孤尤竟義風之厚假
以手援之力開其有進之階是何遭逢獲此成
孰茲蓋伏遇公官夙高者望光輔昌辰雷厉風
飛君臣相遇於千載天開地闢日月可冀於中
與方時任便於賢能願豈遺志於微賤至如不
肖亦便有成以敢不俯激懦衷仰酬恩紀便當

御袖以上先聖且將藉手以戰文場黃壤有知
豈無結草之報青粘如在敢志推轂之私

代通薛通判啟鳳

庠校師儒兩著佐州之効塵埃俗吏方為李邑
之行獲在下風豈勝幸會恭惟公官性資冲靜
經李通明文字五千激波濶於筆下雲夢八九
志芥蒂於胸中早收俊造之科徑躡清華之武
先生入太宰久居賢士之闕博士伴雙旌乃為
刺史之半公論甚鬱高怀自如登臨洪府之江
山嘯詠爛柯之風月挽摩凋瘵閩决是非似聞

五月之政成多賴貳車之力質厖士无之展驥
其可再乎班景倩之登仙行且升矣以么微晚
出贈燈半生頃辭苦楚於尉曹復較錐刀於征
筦貳令海邦之表脫身送路之初任花縣以無
堪驚期之甫及尚祈加惠俾免曠官非白漲時
之姑試鈎刀之一割所可恃者正依廣厦之干
間

代通判湖州啓

建牙三輔誰無附驥之心涉筆一同迺有登龍
之幸敢修竿牘仰徹齊鈴恭惟以官問望雷震

文章河漢穿天心出月勝英詞俾造化之工嚆
道真泳聖涯奧學究誠明之蘊周旋中度左右
逢原塵窮千古而者在目前送覽百家而不專
紙上義文既遠尚有言傳釋老雖殊皆為我用
惟其蓄於中者厚故其發於外也闕入仕皇都
聲動百僚之底出臨壯縣治高三異之書惟全
主以斯民為先而中興視循吏之盛大褒卓魯
徑躡堯黃越倪工千載也間不過三數人而止
士推其選今見我公矧茲若雲之區是曰股肱
之郡白蘋泛月想神想寤宅之深皂蓋頌春稱

師帥風流之美未行丈二之紐密依尺五之天
課最易聞上心素簡丈夫功齊四海尚鬱壯猷
刺史入為三公更現盛奔某初無它技早契一
官徒堅鐵硯之心猶負金籀之訓典閩山之醜
務俄閱十年克構季之法曹媿無三語轉承茲
是獲居是邦方消日以載塗行束身而受察豈
惟充職於吏師之側抑將橫徑於政事之舍哦
二松之間教言公事節始退得廣廈之庇庶几
賢士之俱歎

代通趙郡王恪伯圭

瞻帥闡於瀛壖曾以部民而修政望各旋於澤
國更容是吏之趨風肅貢朋城預通下批恭惟
公官璇源毓秀嵩嶽儲神棘早之在漢京為善
深知於最樂汝陽之君唐室退朝端若於無憑
宛然常布之流籍甚縉紳之望惟親賢之並眷
宜富貴之逼人富直西清屢拜兩官之雨露玩
封南服不移千載之旌戲清和兼惠夷之風畏
爰如棄盾之日橫池赤子瞻威名於鯨海之深
大舶賈胡傳政奮於鷄林之遠樂若溪山水之
勝奉珍瑩香火而歸濯纓而賦滄浪闔門而春

威重四子之官二子石用昭磐石之宗列侯之
印廿九枚式廣維城之助雖有蒼生之候望不
妨綠野之雍容昨新節之貞封分闈中之區屏
蒙兜戟喜益嚴重保之多儀袞綉貂蟬入侍合
宮之盛禮寃光自赫後履雖量公早與一官木
無亡枝典閩山之醜務俄閱十年充擢李之法
曹魏無三語茲因貳令又獲登門梓里有先後
見魯公之拜後棠陰未改尚歌召伯之去思自
念孤蹤適逢幸會矧是典刑之舊願承土直之
餘賦二松之間敢言公事而姑退得廣廈之庇

庶凡寒士之俱歡

代通李都大啓

高山仰德久欽事於賢大夫令局効官幸獲依
於部刺史迹雖殊於兩地庇實托於一夫敢因
告始之恭少見投誠之素恭惟公官風儀嶽峙
德量淵澄才兼文武之資李寃天人之際羨嘗
許國忠不忘君決策請行不獨在十九人之列
論功班賞已足稱五千騎之賢成桃李不言之
璞聖松栢後凋之操爰受朱轡之寄入趨丹陛
之慶宣室受釐謂賈生久不見矣中朝召對嘆

徐彙皆安在助亟示膚鬼俾遷輔郡擁麾出守
屢宣愷悌之仁攬粵現風端有澄清之志眷貨
泉之至重移使節以按臨盡收數路之權悉總
三官之利錢流于地貨積如山已書朽貫之功
即聽召環之命公濟南冷族海內腐儒辛苦半
生其在百僚之底歸以末官濫參九府之司豈
期撲擻之資獲在斬孽之下鈍金無用尚期良
匠之鈞錐躍以取覲洪煇之造化

代謝知潮州啓

或裾東閣載瞻元象之光華剖竹南州復與太

煇之造化寃驚神煉感極涕零竊以在廣極東
以榻陽為列郡自唐而後有昌黎之遺風置鄉
校以教千里之民驅鱗魚以除百世之害坐使
蠻夷之地一如畿甸之間惟我皇家九重邊徼
正當擇士以職承流如某者蹉跎死堪嶮崎可
笑紹以治之餘習綴縉紳之後塵兩地益征力
較錙銖之利大年李邑備宣朱墨之勞雖无徒
吏之声称願究生民之利病頃罷邊城之佐首
干上相之尊得倅宛陵忽坐遭於擯尔奉祠梓
里亦久就於休閑孤迹若萍歸棲何所仕途如

叅跬步而登帳毀倉之友改駕鐫黜之四至息
黜補劓苟逃城旦之書滌慮洗心敢賦大鈞之
問今中興之英主復圖任於真儒自憐香火之
散官曾是門墻之旧物念丘山之莫報幸溝壑
之未填尋故步於鈞墀仰勤三握髮三吐哺之
礼訴危衷於洪造復煩一牽手一投足之勞俾
守海陬以安壘蚤思溪瘴聚不妨叱馭以前驅
秦崩雲積何必向家之所在但知僥倖端有廣
緣茲蓋伏遇以官以王佐才為天子相內以緝
熙於庶績外以鎮抚于四夷虎嘯龍吟獨亮兩

朝之治鸞飛魚躍陶成多士之材遂致庸愚心亦
叨任使某敢不布宣詔旨抗字民生益遵父教
之忠毋怠官司之守吳沈吏之間敢辭行路之
八千捐國士之軀庶報旣思之万一

代謝列提李薦李啓

畿邑負丞未展秋毫之勅上臣誤聽已形華表
之褒恩重丘山感深肺腑伏念以才口侷薄術
與世疎妄嘗有志於事功頗亦早親于經畧屢
操筆硯之習徃從場屋之遊良玉之子必為箕
有自來矣吹竽之門而攻瑟如不好何衰遲白

髮之雙親齟齬青衫之一第賞延于世遂因委
質以入官父教之忠粗識律身而奉法念家聲
之論替嗟世緒之彫零敢言隱忍以就功名但
歎植立以吳門戶一行作吏亦知棲梧之為卑
再轉為巫寧復哦松之可樂困簿書之叢委騫
塵土之昏霾應無旁之求急於星火酌方來之
務紛若毛釐但能濯科粗可逃責當官動礙于
掣肘莅事况多于面墻公家之利無不為誰為
知己君子之仕行其義求無媿心曾微片善之
可書敢幾當途之肯容仰御問之先達方勢

持使者之車憐上世之至交猶意有故人之
意夫何公麼遠隸按臨忽傳一命之春風為振
孤生之穴色周章拜賜俯俸知歸茲益恭遇公
官識量輒洪風度凝遠北宮黜之勇一毫弗挫
於人抑下惠之和三公不易其介聲猷籍甚節
義凜然攬轡近畿起澄清天下之志惟毅後進
稱品題人物之公廣務搜羅誤收庸瑣公敢不
飲水屬操結草酌思鯁輒可憐方賴激西江之
水鵬程欲祈楮北海之風起

代賀王詹事啓 十朋

恭審顯膺震命擢處宮端朝廷益尊國本增固
凡在神綏之列奉深拈舞之私恭惟以官李探
精微氣全剛大聳公台之望於岸校談經之日
吐廊廟之言於殿廷射策之初結知兩朝傾蒼
四海堂不抗豈惟近古社稷之臣諤以昌
言是當今諫諍之選進以禮而退以義用之行
而舍之蔽四擁隼旌掩漢室奕黃之迹一登鶴
禁追嵩山園綺之蹤朝廷固喜於得人公議咸
期於且相弼諧雷諭方資李文紀之忠清輔贊
弥維會致身死齡之事業以萃然死似少也何

知備更州縣之勞幸脫遺何之域貳車未正方
將掃齊相之門召駟趣行莫獲為李君之御敢
馳賀牘少見忱衷尚祈茵鼎之調仰副冕旒之
眷

代通北薛尚書啓良朋

拜祭戟於照山當辱老商之一酌駕屏星於梓
里幸依夫子之伋墻俯已知歸陳誠敢後恭惟
以官身兼數器寸出萬人深造道真傳伊洛淵
源之奉發為詞藻追舒向金玉之人自結上知
遍儀清貫談笑不妨於剗劇功名自覓於通人

握節擁旄外著廉平之績簪筆持橐內為侍從
之臣凡述明遇事而敢言宜寵遇在廷之莫及
尺四方扁望而期兩地之回津聽履而上星辰
忽驚勇進把麾而去紅梅作賦歸周旋泉石
之間盤屈公台之器謝傳東山之志一久遂於
高懷賈生宣室之思行即膺於迅召公生平無
似門下所知自幕府之終更切式車之承乏十
年德施未知圖報之階一代吏師喜有趙鳳之
便始茲洗印未及掃門沈侯方賦如語輒通名
於記室寵公儻入城府期雅拜於前選仲夏請

和燕居復暇願調食以候銜車

代賀趙明州啓 伯圭

恭審課績上聞為南國諸侯之最寵光下被進
西清李士之聯曾何異登瀛之榮又以顯維城
之効恭惟公官為善寂樂大雅不群風流追配
於古人被服必先於儒者矣橫近派於周為魯
衛之親帝冒奇才在漢擅開平之客號宗藩之
儀表為聖世之豪英海沂歌別駕之功丹並著
剖符之烈眷深于上進不以親奉夫人之典創
聞盛事送列侯之印獨被殊恩捲二浙之輿區

有四明之佳郡地綿千里海西三岳浪舶風帆
萃卉服獻珠之利蜂屯蟻聚有橫池弄兵之虞
况久集於樓舫實分防於海嶠豈止斷匈奴之
臂蓋將扼捍虜之吭必得升卿以當錯節正須
龔遂未理亂繩既易地以策勲果自天而渙號
賜金增秩爰示寵於侯邦替筆持荷經問津於
政路幾京師之蒙祿見城郭之生輝坐令風濤
萬頃之間陰受刺史二天之庇舍詔公而江漢
化已知治効之優得李勉而朝廷尊行聽召音
之播公戴恩最厚仰法方深側聞二千石寵數

之頒實同十萬戶驩心之劇恨官同之有守望
賓庶以無階燕雀賀大厦之成喜侍營巢之地
騏驥聘夷途之逸豈無附髮之心

代上呂鎮江啓

惟悴餘生幸叨末契風波千里敬謁明公敢陳
迫切之愚仰彌高明之聰雖云無因而自至詎
敢妄託以為先竊以文奉不羈妄謂李君之有
分山公如在定知嵇紹之不孤載在信書以為
盛事蓋先契者右人最重而高誼者叔世所難
不有豪傑之人孰振頽靡之俗恭惟公官量吞

四海氣壓萬夫風懷公輔之壯猷早屈功名之
奇志釣璜渭水世傳柱石之勲取日虞淵身子
風雲之會獨以有用之季無精非常之才精忠
上結於主知儒術下飾於吏事發矧游刃未見
全牛錯節盤根久知利器總軍儲於邊徼仰分
西顧之憂守留箠單於行都更任東登之寄惟京
口之巨鎮控天塹之要律坐嘯未几卧治自若
口聞政績之上達側听召音之鼎未立懦律貪
以名節而自任哀窮悼屈崇風義以獨高塞士
赴之如歸羈人倚以為命矧在門墻之舊尤祈

甄治之收伏念公身与萍浮命隨葉薄紹箕裘
之業不能自振於家風廟簪綬之聯徒以猥綠
於世賞羈蹇加人數等流落在天一涯憂患相
仍不及養親之三釜飢寒復迫焉能餬口于四
方比參醜局之寮越在流墜之表方尚斗升而
自活未密尺寸之暫施適承弊政之餘例有譴
章之及二年于此十口無歸雖嘗知安分之言
亦能誦固窮之戒然而比之顏氏既無負郭之
田較以淵明更乏儲瓶之果不求侷於旌麾之
下是自投于溝壑之中童念公大父獲游相君

之門最蒙知遇先人亦為藥籠之物屢厚生成
恩紀未酬存歿知感逾宵人掛職於越邑遇明
府弭節於舜江蹤跡雖微曾辱步兵之青眼眷
私不贊間遣使君之白衣是敢仰憑一日之知
輒忘三瀆之備大鵬欲化固將借北海之風獨
銷方危且願激西江之水

代通翰總領啓 彥直

居百僚之底雖知仰泰山之名輕千戶之封但
願識荊州之面幸茲末屬与在下風雖擁篲之
未遑顧馳緘之敢後恭惟公官雄才冠古壯氣

橫秋當世家声功孰踰于八柱國妙齡上第名
獨高於千佛經錯節盤根共知利器發矧游刃
未見全牛顧大丈夫所以致身惟明天子以為
知己乃眷江淮之壤實為財貨之淵萬竈列屯
用增天塹之險三軍宿飽正資鞭笞之才爰擢
貳於月卿仍暫煩於星使威名遠暨城池不受
於金湯儲庠益充菽粟有如于水火当边隅之
息燧肅營壘以無譁非惟操贏貨以佐軍所謂
不如賦而足用簿書期會豈以為外府之淹朝
夕論恩行即置甘泉之侍其伶仃何敢 約亡

竒少讀父書未策勳於筆硯早承世賞偶廁之
于簪纓自紆俗吏之責青衫差見古人之黃卷奉
祠庭之香火處纏風木之悲依幕府之芙蓉入
屬金沙之汰竭來上國猥備微官董舳舻之轉
輸謹朱墨之出入幸與使令之列祗承約束之
嚴得大君子為之依歸庶賤有司安於職守駕
馬十駕寧敢憚於驅馳鶴鶴一枝願永棲于比
蔭

代謝臨安府通判啓

拜赤舄於太階方深榮幸駕屏於天邑處辱

生成退而捫心感至流涕伏念材如擗散性
若東昏妄嘗有志於功名頗早親於筆硯與
聖賢對獨耽黃卷之書從場屋游終阻青衫之
第強顏宦路刻意官箴兩仕窮邊僅脫微軀於
萬死一參下幕幸離小選之七階季邑寧用慮
傷美錦分司京口莫試鉉刀比改畀於除書俾
總提于市權謹朱墨之出入較財賄之有亡誓
彈一日之長不憚數年之次忽從省汰何所怨

尤八歲

禮聘官莫在卷十三門四立壁但有啼

與日次序

竒少讀父書未策勲於筆硯早承世賞偶廁之
于簪纓自行俗吏之責青衫差見古人之黃卷奉
祠庭之香火處纏風木之悲依幕府之芙蓉以
屬金沙之汰竭來上國猥備微官董舳舻之轉
輸謹朱墨之出入幸與使令之列祗承約束之
嚴得大君子為之依歸庶賤有司安於職守駕
馬十駕寧敢憚於驅馳鶻鷁一枝願永棲于比
蔭

代謝臨安府通判啓

拜赤舄於太階方深榮幸駕娒屏於天邑遽辱

生成退而捫心感至流涕伏念材如擗散性
若束昏妄嘗有志於功名頗早親於筆硯與
聖賢對獨耽黃卷之書從場屋游終阻青衫之
第強顏宦路刻意官箴兩仕窮邊僅脫微軀於
萬死一參下幕幸離小選之七階季邑寧用慮
傷美錦分司京口莫試鉉刀比改畀於除書俾
總提于市權謹朱墨之出入較財賄之有亡誓
彈一日之長不憚數年之次忽從省汰何所怨
尤八歲三得官莫雷升斗一門四立壁但有啼

了如蒼狗之浮空閱去速之辰常若白駒之過
隙髮種、以如是身邊、其何之幸霄人未填
溝壑之時際元宰方慶風雲之會勢殊霄壤契
篤金蘭傳好語於西山楚然有喜進孤蹤于
閣歡若平生窮猿方急於投林驚馬但
找周旋久矣委曲從之三握三吐而謙德不衰
一貴一賤而交情自見官不離於都下職况忝
于治中惑于多岐初類昔年之牧未必非福今
成喪馬之翁項踵知歸丘山莫重茲蓋恭遇某
官為天下宰負王佐才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臣生相逢之曰受命長矣第祿康矣佐國家死
疆之休大開中正之門止築太平之址惟賢者
右位引類而上臣事君以人化厥有知誰死附
鳳翼之志願如死仙亦叨展驥足之榮以敢不
仰戴已知恪居官次飲冰厉操懼為內下之差
怯草酌思敢後右人之振

代通李縣丞啓

始為刀筆吏愧屋樞棘之聯獲逢君子僚行侍
哦松之樂願惟幸會殊劇驩悰伏惟某官秀毓
山川慶鐘閱學滿源而有守才著驥而不留

致身於紅蓮幕守奉无遺策書名於金闈籍上
益著休声止不擇地而安乘有負予之嘆立吏
行之鴈鷺豈端使然哉迨朝列之駕鳴殆亦非
晚矣山江湖吟旋薄領下僚父教之忠粗可律
身而抗質季失其道徒嗟遺事之西墻壹尾跋
胡轉吮能諱一邑无不當向肯例以嫌之人必
有我師顧提其耳

攻媿先生文集卷之五十二

攻媿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三

四明樓

鑰大防

禮書

馮仁叟表兄請婚任氏書

族緒卑平猥紹大馮之裔人才允下敢齒諸任
之間偶因媒妁之言獲締婚姻之好伏承公人
出園東操素知蘋藻之誠而公長孫公孝謹傳
家粗習箕裘之業茲諧燕尔失豈偶然往之女
家想見結縭之戒願為有室遂成合卺之歡敢
薦薄誠披圖嘉命

不愚弟請婚馮氏書

見舅氏于渭陽慚非醜似尋世婚于高密茲謂
好速盍將締百年之歡豈惟合二姓之好伏承
公人素鍾淑質久聞中饋之儀某男幸忝弥甥
不待東床之選蚤荷千金之諾敢稽百兩之將
宜其室家既無嫌于奇鄰傳之孫子俾勿替于
朱陳

少虛兄請婚孫氏書

託契高門承風久矣求婚犹子得諾欣然屬事
緒之回仍閱歲華之荏苒敢持薄礼遠尋舊盟

維鵲有巢正欲資于內助追冰未泮深有望於
來歸固當相忘於江湖之中可以盡索于形骸
之外

從子擇請婚舒氏書

定五世之交久萬金蘭之契合二姓之好敢藉
鴈幣之恭令女素習婦功公男粗修子職既无
嫌于齊鄭將永好于朱陳遠不容力何待買弄
千萬之費告先近日倚現結構九十之儀

內弟任文可請婚辭氏書

叙百年之親素聯瓜葛合二姓之好茲始推

既情話之相通曾媒言之不費今女夙閑姆訓
從子之粗習家傳了无耦鄭之嫌乃有茲佳之
幸既承命欲奉婚期嘉禮具存何妨三者之
備官占云吉尚几五世之昌

沈虞鄉侍郎女許陳氏書

襟期莫逆久為研席之交臭味不志茲遂松蘿
之託欣然承命捨是焉求伏承山人詩礼素傳
稔聞於父教而山人女子蘋蘩是訓未習于婦容
嘉納采納幣之同時室有室有室之伊迤潘楊
方睦當預卜于三星吳越相望尚將杭于一葦

史侍郎女許秦氏書

老夫縱心德有愛孫之念為之求耦幸逢列菲
之家山人秀出相門素傳詩礼山人幼踈姆訓
夫習粗細荷鴈幣之多儀知鳳占之協吉深喜
潘楊之睦自此權与既無泰晋之卑虞安家室
又鄭府云既
死者鄭之姬

漳納幣張氏書

合二姓之好荷親誼之甚高尋十年之盟喜宦
遊之相遇况老境薦抱孫之愛而况曹懷歸養
之思男女及時幸勿德於柔日幣帛將竟媿不

辨於多儀共存素風一洗末習

李舅弟三女許頌氏書

閭里相望其來已久婚姻之好實始于今人
秀出輩流方謹詩禮之習以女幼居閨壺未閑
纂組之工既協鳳鳴辱貽鴈幣一言決矣正須
坦腹之求百兩成之當謹結縭之戒

任表兄之子請婚書

素梓相望風敦雅好金蘭合契幸締華姻以人
素習婦功將歸干岁尤魚之裔以人粗傳家法
適得八世鳳凰之占亦姓是求一言而決欲將

厚意敢稽納幣之儀佇俟嘉期終遂肥家之吉

婦牙知道長女許李氏書

里舍相望曾未諧於識面媒言一定乃屢辱于
貽書臭味既同婚姻敢後仗承某人世傳儒業
况是太史公之外孫以女幼習婦容未熟曹大
家之女誠知鳳鳴之協吉荷鴈幣之先臨往送
之門媿不盟于百兩願為有室庶仰望于終身

少及完女許舒氏書

師友從游爰自宿昔婚媾求偶至于四三况一
水之相望宜兩家之合好令子以登傳詩禮尚

徐獨坐之儒風
女幼習組紉未解大家之女
訓既協鳳鳴之下首勤綢幣之臨佳耦曰妃但
竟門闌之喜色同声相應尚何媒妁之多茲

决女許鄭氏書

鴈塔題名夙講同登之契鳳占協旨茲諧嘉耦
之求一笑相過片言而决伏承人幼而收窈窕
早有成人之風而女資亦善柔方親慈母之
訓俱生丙午之歲真是甲辰之雌惟臭味之既
同在礼文而宜簡御之百兩首勤納幣之儀加
我數年當展齊眉之敬

從子漆請婚陳氏書

穎川譙國均著声称孟公君卿俱為游俠相望
千載之下始諧二姓之歡人柔婉有聞素閑
姆訓而孤筮自立粗習家傳了無間阻之言
遂定婚妯之約幸茲叶吉孰云齊鄭之嫌其或
自今益締朱陳之好

治請婚吳氏書

識北平之三世素知事契之深牽張氏之一絲
喜有姻親之託鳳占云吉鴈幣是將仗承山人
出郵水之外家遂歸予我而云男某生台山之

傳舍爰取子吳既無非偶之嫌殆有夙緣之幸
一言而決目締交於延陵子之內二姓相求用
徼福于東樓公之裔
書

答綦君論文書更生

某講聞雋言久矣茲承惠然肯顧教以長書論
文章大体筆力藜藿大過所聞幸甚少
習本業不過欲應有司之求作吏以來雖粗有
意于此而精神多散于無用官游往來忽焉半
百重以二三年間憂禍熏心禍然不死以至今

曰曰李本自無幾益竟荒落尚何足以言此而
厚意不可虛辱試吐一二相与質正之來書謂
長江東流不見其怪瞿唐灩澦之所進東而後
有動心駭目之現誠是也然豈水之性也哉水
之性本平彼遇風而文遇壑而奔浙江之濤蜀
川之險皆非有意於奇交所謂湛然而平者固
自若也灩澦之立中流或謂其乃所以為平也
言尤有深致故樂之未止也與天地同和可以
感發人之良心而其既已也史紀其精者謂能
使人歎息悽愴至泣下霑襟者然後以為聲之

妙曾不知哀以思者乃正國之音所以安以樂者何在耶清廟之瑟一唱而三嘆其亦異於後世之樂矣其意論文者當以是求之不必惑於奇而先求其平唐三百年文章三變而後定以其歸於平地而柳子厚之稱韓文公乃曰文益奇文公亦自謂恠心奇三公豈不知此蓋在流俗中以為奇而其實則文之正體也宋景文公知之矣謂其粹然一出于正至其所自為文往往奇澁難讀豈平者堆為工奇者易以動文人習氣終未免邪典謨訓誥無一語之奇無一

字之異何其渾然天成如此文人欲高一世或挾戰國策士之氣以作新之誠可以傾駭現聽要必有大過處嗚呼如伊川先生之易傳范太史之唐鑑心平氣和理正詞直然後為文之正體可以追配古作而述讀之者未必深喜波平水靜遇者以為無奇必見高崖懸瀑而後快韓文公之文非無奇處正如長江數千里奇險時一洄見皆有觸而後發使所在而然則為物之害多矣故古文之感人如清廟之瑟若孟郊賈島之詩旁而益上者悲憂憔悴之言雖能感切

不近于表以鬼者乎。本不敢為人言。之又
極乎。視未書豪扣頓挫之氣。亦甚異矣。人之
少而壯。而老如朝氣之銳。晝燿而暮則歸。以
方墮而將歸。欲以當足下之銳。且其說之不相
似。然時。讀足下之書。以作其墮足下亦味。以
之言。以趨於平。亦朋友相資之義也。豈惟文哉。
喜怒哀樂之未發。與夫平旦之氣。傾室有一毫
之不平。古人欲寡其過。而未能此意。安在幸併
鬼之多言。媿甚。惟足下亮之而已。

上宰相書

代叔父

公聞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無私也。而人或見
其私。蓋其生育長養。以為事有時乎私。而實非
也。旁冬。涇定。万物憔悴。春回。自東一元。榜磚於
太室。而一州一木。咸有生意。造物未嘗私也。而
有朽枿枯枝。雖無萌蘖之生。而其根。若餘肉。猶
未自絕於造物者。一元之氣。必且為之融液。浸
漬。資施生之力。而不憚。惟其生。獨後于中。亦而
終。亦不在造化之外。故人或疑造物之私於此。
而不知其非私也。恭惟。官。兩朝。經畧。四海。
魏。勳。名。與。尚。岱。齊。聚。精。會。神。仰。贊。全。天子。

治內治外之務方且股拾人材躬周公吐握之
勞視平津東閣為不足道挾鉅鑿以造化天下
人物正如一元之運行無有偏頗當是時而有
一夫正婦之失所是當春而有寸卉之不萌也
敢不拱泯于造化而後无生成哉以受才最早
賦命最寡入仕三十餘年歷為縣在七任兩宰
判邑一程過即維綿力不足以為國家使令而
父教之忠粗知盡勤以儉守庚辰之春仰于光
範之門蒙大丞相見遣俾俸宣城方且自喜蒞
藁之竹生日望成就而需次之間有拒罷之命

今日之耒其勞甚矣正猶朽枿枯株大費造化
之力大丞相秉化炉于止枯者吹之使生肯使
之遂老于窮哉寒谷之黍彼吹律者豈能使之
長而况造物者乎願大丞相擴無私之造使萌
蘖于今日而備用于後維吹之嚔之若私于小
物而忘豈有累于造化哉天地不可報之恩猶
當縻指以報万一

上宰相書

天地萬物惟其明而已矣圣人作易幽贊神明
然於卦言明必大其義所是知易之作亦明其

所謂當其可之時以于後世後世好言机而不
及時以為机即幾也竊以為不然圣人言几而
不言机盖几者動之微而机者事之要後世之
所謂机者以時而非也言机即退十人馬氣象
進從堆怒失之時則出乎自然者我心休之庶
績自達天何言哉四時行為百物生焉四時自
行百物自生天則何之于無私而已一州一本
華矣各有其時或先之或後之妄者以為奇為
瑞其實則支物之妖也天之於物尚尔而况于
人乎寧相擇造化之柄區區然歎以智力運元

化則亦勞矣故當現万物之變而听其時之當
然我之用舍時也事物之芸芸於前者亦時也
推無一失不被澤之必以待天下然其自勞自
運自進自退若不由乎我而惟物之時之所夫
然後不灼智力而王佐之氣象見矣方今圣皇
相遇千載一時神合氣合此豈可以人為求之
那相公上佐天子下理万務四海之求於相公
者一以智慮之則且將不勝其慮究極化育
在乎生以觀万物之動植隨其時之可而應焉
此相公之所以大也少何為者曩者猥叨龙虎

榜之下陳則固已為今日張本屢拜下風謹蒙
知遇相公之欲提擢於中人之中久矣有其志
而未有其權有其權而或非其時故以辱在泥
塗雖知相公之不遺微賤而不敢有求於相公
之內相公之氣鈞當軸二年子茲矣而適在心
制中杜門海嶠寔不敢求聞達于時今者收召
冤冤彈冠而掃門相公一見便有曲成之意茲
非少之時乎敢誦言所聞于平日者以獻古人
曰君相造命雖曰造命非時不可今日則真可
以言命矣雖相公矜而進也恭如蟋蟀之秋吟

非敢鳴其不平也時焉當鳴蓋有不容自己者
于肩鈞柔俯伏俟命

上蔣參政書代范孝隆

夫南君子之所以得人心者能以天下之心為
心而心吾之心為天下之心天下之溺何与焉
事焉豈無一席之地以容其足哉而其心視天
下之溺猶已溺之也天下之飢何与稷事稷豈
無一飽之計以充其腹哉而其心視天下之飢
猶已飢之也二君子牧以汲、聲謂以極天下
允能以天下之心為心而以吾之心為天下之

心也公卿世家為之子孫者孰不顧自植宜以
推門戶其朝之從違係守子孫之賢否然此心
則人之所同也夫也歆立而立人已歆遠而遠
人吾夫子以為仁人之用心況夫已已立而人
或未立已已遠而人或未立仁人見之得無動
心乎恭惟公官懷絕世之才輔之以碩大光明
之季文章奧雅足以規姚如謀模忠嘉足以配
臯稷領袖密參和政天下虛席而論相閣下其
選矣仰惟先正太師魏公勲業奢望為前朝第
一等人彪炳後偉俱在史冊子以孫以是續是

似持橐擁麾代不乏人以至閣下以經
術魁儒科以詞章鳴海內優游都城中極天下
清華之選凡書生之所夢寐而古人之所歆豔
者無不親歷之人望蓋隆主眷益深卒以此取
卿相蔣氏之家聲日大以肆天下以是知魏公
之有孫而閣下之光于前人也閣下以王佐自
負一意於尊至庇民固不以是區區之軒冕為
事然如閣下之為人子孫可謂盛矣有人焉業
於治之餘而弗能修播獲之暇頓沛流離而呼
呼板援於閣下閣下其念之也必矣伏念公先

丞相妙年自有衣以策于天子夙節翹然有間
致位上宰憂國愛君之心終身不少衰至會數
紹吳中吳名臣然亦不在第二流也惟是謀孤
不肖既不能以家孝取世科委靡鬪尊又不能
少自振拔子縉紳之列如之受惠相仍三兄論
謝相繼惟一弟相与焉命又皆因續連塞碌
用縣向返揣庸虛之質領何足以求當世同達
惟是痛念先丞相之迹未陳其門戶衰落遽已
至此九居每面自先以上工先寇人之丘壑矣羅累官三年
固窮田里非日絕意榮望願當路未有為之地

者欲不得已而為此待時之詩一日有聞于人
曰朝廷大用蔣公矣問其家世則曰太師魏公
之孫曾也也也釋然悟躍然喜曰吾之窮其少
瘳守或曰子于蔣公之內無一日之旧而勢位
如霄壤之隔子乃以為往必得所欲何耶也應
之曰吾聞蔣公之為人其心則禹之心稷之心
也公与魏公相去四世若也相望如此也親先
丞相之子而沒也不振如此以此求之其必有
以哀我者故今日之未索士無以自見不自知
其不可也伏惟仁慈薰然垂德注于不振之所引

乎於內溝之際使他日有以少見於世士之歸
心於向下者多矣豈特哉

上侯丞相書代表兄孫公和

某聞臧孫諫君以德而君子如其有後于魯管
仲受下鄉之禮而君子知其世祀於齊方亦子
之為此也求存乎人臣之事何嘗有意於徼福
而此亦豈徼福之其哉然愛君合禮天相神佑
百順不期自至而子孫碩大繁衍君子已能遂
知子末然嗚呼彼皆一時陪臣動小忠殉常禮
而天之報施已如此矧本朝鉅公以身殉國建

大節排大難或功因謔身不得有為於是天亦
媿之必擁佑其後光明俊偉亦非止如臧管二
子而已也恭惟先正內相忠宣公以文孝志誼
結主知致身華近一旦當黠虜倉卒之變翠華
南狩駟馭未返此正主憂臣辱士君子畢命歿
死之際而肉食者數多選戾蓄縮為保家室計
無肯出百死以報國者獨我忠宣公毅然自奮
伏節請行不可回挺平明泣望固已聳眼夷裔
而專對亡辨又足以彈壓屈強不廷之虜故落
簡闕隘阻節旄盡落而中心如丹愧犬羊而奪

之氣卒之締金石之盟還長樂之駕嚮者三千
年也鄙不聳而南北無烟火警誰之功也上天
所順佑我國家為生矣佐而所以振忠宣公者
亦昭々可知蓋丞相首以文章鳴而一門之秀
連中宏博異科拱氏之文遂擅天下此雖在丞
相為餘事而四海由是人知然氏之名而家有
洪氏之書此天所以優忠宣公之報而示為善
之利也權臣當國中能勝天方忠宣公還朝被
太上皇帝寬遇之厚駸々大用詔人固極一介
不復故權臣能貶其位而不知適所以大其聲

能擲其身而不知乃所以昌其後天定陵有以
勝之未幾而朝廷使化金昆玉季繼踵登用福
善禍淫可謂善耶恭惟公官以丘軻之奪負伊
呂之材周旋外服而陰岩石之瞻翺翔華要而
結兩官之眷比者槐鉉虛席久至閱歲此古今
之所未聞而四海所翹望卒之覆金甌東魁柄
者丞相也明良相遇千載一時決非偶然者是
豈振施常理皆人所不能及由是輔中吳於無
窮而成忠宣之大功天於此不為無意也某不
佞一介鄙人無所取耕獨念先吏部公早受忠

宣公之知君子交情見於尺牘先吏部流離兵
火之餘故時圖籍往往埃滅而忠宣公咫尺之
書藏之中箱爛然可觀先吏部既捐館舍山魚
无似亦知宝秘以俟今日是敢躬自裝褫百拜
以獻有以見先世之契不為不厚亦以少碑門
百字泮之富比之掃舍人之門者猶為有因也
恭惟丞相竭誠節以相天子鞏國勢于千載而
衍家慶於綿遠八葉宰相七世內傳將不足為
今日道備念先吏部以筆硯起家忠鯁獨立終
于一郡人亦歎其余方未施而不肖之孤又不

能少振于後官路如漆四壁枵然幾填溝壑偏
親垂白菽水不繼猶強自植三以苟斗升并官
安陸困于遠次之官有期天固特奉叔輿獲學
累為數千里之遠以圖一飽然喜惧之年揣
朝夕所以謀寸進而為親業者尤切於甲仲
惟園下仁慈量然軫念先世一日之素吳哀於
无用之人道據天下之余力一振于窮困之地
則高誼絕俗宦士歸心亦當摩頂放踵以効
萬一九原有知見吏部亦不當後結草之振惟
園哀之

上趙憲書

代趙推

公聞疏不如親：不如美詩曰豈無他人不如
 我同姓曰爪蹀曰葛藟親：之謂也周公相武
 王封姬姓五十三國而天下不以為私人皆曰
 周以宗強竟宗故可以為強也宗而壯矣而何
 以強使受封者五十三而不美焉天下不以為
 為私乎無統維人四方其訓之周以宗強蓋以
 賢強也我國家太祖神宗敦厚同姓封爵祿原
 務極隆異親：之道不美：之承則未也乃復
 慨念宗室雖有才而不得試于是設教養之法

開選年之科大才班：得以自見近歲修潔博
 習之士旬以益中與寒今萬並驅事爭天子又授
 奉其尤才能者擢實周行授之以持節擁麾之
 寄視有周無媿焉恭惟高官以光明俊偉之才
 輔之以淵源該洽之學高高義慷慨薄乎雲天勃
 氣崢嶸沮乎金石間乎儒雅勉在之事業洵
 下減優為之在中為鯁亮之臣在外為循良之
 吏中朝士夫數當世矣者必以向下為稱首朝
 久論思自此升矣激濁揚清傾為閣下胷中自
 有定論然人才方賴以主盟儻得州邑之吏視

天族之可笑收拾者長養而成就之俾有^以自
見于世則親之道矣之義足以仰矣^贊朝廷
之盛美^上 踈族無似蚤歲而孤上奉孀親下撫
幼弟家无四壁^元以資其身次苦讀書不能自
已辛勤百戰始得一官為寮于茲^亦 几年矣庶
勤自飭不敢少越規矩之外以為終身羞^望 史君
寮^其 無他而未敢求知部使者冠蓋相盈而棄
之不顧与自念言是豈惟孤^實 之难于進益未
有當世明公以為之引重地閣下按臨^曳 裾旅
進天壤勢異宜不可以冒干然而決于自獻者

誠以閣下方主張公道愛惜士類宗族之未^尤
所務憐倘引而進^之 則他人必指之而曰是子
也而首受知於宗英其必有以^取 此也假寇乞
灵公之才進有望矣故^平 日之不敢為不肖
以幸今日之遇非徒以親^望 閣下也右語有
之為山九仞功虧一篑故士君子於奉士之際
多以垂成為辭嗚呼九仞之虧固為可惜然所
以欲九仞者不由覆一篑而進乎今日之進固
有望於閣下之開其始若其終之則在他日

上葉樞密書代人

其間念子柔之配者有裹飯之仁憐范曄之守
者有綈袍之惠故舊之情誰則無之故窮則相
卹達則相引或故旧之不及用則從而收其子
孫此古人之所甚重而今之時絕無而僅有者
也故山公在則稔紹不孤而優旃之戲亦能封
其教之子載在前史以為美談寥寥高風非當
世大臣孰能振起之恭惟山官道德配古人聲
名滿天下秉大教行公道行將入相明天子以
共起中興之功而獨於故旧之情尤為垂意此
所以能生盟吾道而振風教于千載之後也伏

念山門緒衰微生涯輪落環視一身無寸長可
錄独賴先世遺澤得官而蹭蹬連蹇絕人教等
齒名仕版今凡三十年矣頃者得闕桂林待次
數載望嶺外之地邈然數千里而偏親垂白不
堪遠去重以久居浙西遭去歲邊警士笑率皆
東徙轉寓於越之屬邑羈單可憐無与為此痛
念先君之後零丁如許今歛之矣荒之地則有
狼狽之憂坐以充策則忽不知歲月之換而寸
進愈茫矣分奇才薄失于初計尚誰咎哉然
犹有冀言沃復然者頗有閣下使山不于今日

伸喙而一鳴是自棄于溝壑也方閣下銘歌武
城先君宰制谿獲与閣下有同僚之契而荷知
遇為最深今日不肖之孤負倅无聊至于此極
此閣下之所宜動心也然閣下方坐廟堂而進
退百官而公也微賤踈遠尾百僚之底前特未
契何足恃此以進君子之門猶以嚮者閣下擁
麾毘陵公得以素梓修敬固已蒙眷顧之厚謂
公為故人之子有惻然與憐之喜今也公之窮
益甚而閣下振拔滯淹一牽手力耳今日之進
不為無因敢冒鉄鉞以干造化區區之念垂于

閣下之手伏惟薰然之慈有以憐之振之不勝
幸甚

上宰相書代人

其間養才之法不一也養大才者勞之養小才
者擾之譬之植木彼梗柵檉栢之屬不貴其拱
把椽棧之用也生於陰崖絕壑中風雨之所侵
飽霜雪之所摧抑外益枯而中益腴磊砢多節
目而材益剛夫然後數千百年而以為棟梁而
不撓明堂之柱非此不能勝也然為巨室者棟
梁之外椳闔楹楔之用不知其几故必有養小

材之法焉若撲水撒小木欲求近用苟不植根於膏腴沃壤之地使之遂其生長則將枯悴萎涼蕩然難求拱把之材亦亡矣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此養大才之法也不雅曰薄言采芣于彼新由于此苗畝此養小才之法也才大者用大而忠亦大故必先勞之而著其成小者用小而志亦小故必先優之而責其近未易以一槩論也伏念某生無一奇孝無一成猥以賞延登仕版凡四十年矣平時碌碌以備國家之使令雖不能卓然

拔茲於流俗而以功名自期然謹守父教教官箴以從事亦僅有尺寸以易見於世比仕東都自計司而為伯輸之職亦不敢以為勞且况方且躬朱出墨之煩居無何而以罪去退念妄庸孱謬獲戾為宜而一時旁觀莫不搔腕太息知其寃而莫敢辨公亦不敢自明以連大何也生廢申黑子今五年堂有八自之母而廟昔其之奉室有數百之指而困啼號之迫日復一日凡不自聊嗚呼是撲撒之才而遭風雨霜雪之所成置之陰崖絕壑將遂摧折於無用之地是大君

子所宜動心焉者也恭惟公官以不世出之才
輔贊兩朝奉天下之物皆在陶冶而進退士大
夫子一牽手之頃凡者起車山以鎮壓屈強不
廷之虜如鳳凰麒麟一虫而鷄蛙狐兔自然逃
遁陰受相公之賜者不知其几千万人而猶敢
以人才為意不倦吐握之勤此周公之用心
也重念公孤老之迹屢殆六造而公相寬遇悅
存之非一日也今日以窮來灼棲如飛鳥之
依人將憐之而况公相即憐公之此來則窮
甚矣公相遂救錄之耶則他日必有尺寸之効
以報門下今日棄之則遂將稿項黃馘与冀壤
俱腐雖欲磨指以為閭下用終不可得錄之棄
之公之命懸於公相矣伏惟公相哀憐之干冒
鈞慈公下情無任戰慄之至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三終

公啟者州人味春海六子川茶

此物... 味春海... 州人... 川茶... 啟者... 州人... 味春海... 六子... 川茶... 啟者... 州人... 味春海... 六子... 川茶... 啟者... 州人... 味春海... 六子... 川茶...



